



詩集注

2802  
22-12





子路第十三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修身之要大意  
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字路問政云云文林貫旨云政就諸侯之國政言○圖解云政是蒞官治民之政○直解云先是

倡率的意思勞是以身勤

勞其事○存疑云先之即

道之以德意故註曰道猶

引道謂先之○燃犀解云

二之字指政言○蒙引云

先之引之也凡引人者皆

在先勞之為勞已也不只

口役入而已○脉云先者

正已以正人如有於已而

後來諸人之意勞字非但

勸讓率作如日昃不遑夙

夜匪懈皆不是我先而

民莫敢後我勞而民莫敢

逸的說語○通義金仁山

曰先當去聲謂率先之也

集註不令而行見此篇第

六章 凡民云云合喙

云觀註兩凡字則民行民

事當寬說不可單以孝弟

###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 子路第十三

##### 凡三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

此章見為政在一身

十九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 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

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肝陷勸課

農桑之類○雙峰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

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

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畝師役之類是也



晨桑之類填實

諸益云云 文林貫旨云益是加增於先勞之外○蒙引云夫子之意云先之勞之二者盡足了何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也○又云子路之問多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膩遜急以求道理○又云子路之請益意在先之勞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意不出乎先之勞之內○鼎商李卓吾曰請益處便是倦根故以無倦益之○合喙云子路請益要一時速化之術便不免進銳退速之意故益又以無倦○存疑云饒氏說無倦最好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已底事所以易倦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告以無倦

章圖云右第一章鄙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言為治存心之要

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母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

而已未嘗復扶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朱子曰勞苦亦人之

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遠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雙峰饒氏曰大凡事使以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憚其難先之勞

之皆是不便於已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雲峰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

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

此章見爲政篇大休

二



固不可不懲若小小差失  
一舉苛責則法大密而人  
無所容故必於小過而寬  
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  
矣  
舉賢才燃犀解云  
賢有德才有能舉則從眾  
人中舉而進之于朝

曰焉知云云蒙引云舉爾  
所知謂汝但舉其所知之  
賢才爾所不知者人未必  
不知皆將舉而周之矣其  
肯舍之哉夫人各舉其所  
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  
所知之賢才如此則天下  
之事無不舉矣何必求以  
盡知一時之賢才哉此說  
是且與大註程子人各親  
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合  
一說汝雖不能周知而未  
必全無所知也汝既不能  
無不知而他人則未必皆  
不知也為汝謀者但舉爾  
所知之賢才其爾所不知  
者於已而付其所不知者  
於人則何患賢才之不盡  
舉哉此說不是○鼎商云  
饒雙峯曰爾自舉爾所知  
人各舉人所知何煩搜索

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  
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

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腦赦  
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為  
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  
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  
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  
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  
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  
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  
才德者進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  
模闊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所不知小舉之介所不知人舉之夫無遺漏○微言徐玄扈曰人其舍諸非謂薦之于我也即人  
引人得之意○燃犀解云人知人人舉豈肯舍之我與天下人共知共舉何等至公

焉於處反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新安陳氏曰各

獨親其親一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  
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

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  
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

集註在公私云云蒙引云  
只在公私之間介一句只  
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



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而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夔峰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徃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

章圖云右第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言為治設施之要

子路曰衛云云蒙引云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集註**衛君云云章圖云蒯聩之子孟子作孝公是時魯哀公云云通

義金山曰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昭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按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皇極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丁巳書自衛反魯則孔子文速之可於此見矣

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待季子出仕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免乎此章見為政在子正名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云云蒙引云此

名字是各分之名温公謂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是也孔子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正名之說也○又云不曰不稱其父而稱其祖乃曰不父其父者何則賸猶在故也父廟曰禰未死何廟○又云必也正名乎此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問說箇正名而說箇必也二字何也不知夫子是如何語意陳國暇曰必也者難辭玩夫子語意蓋謂衛之政不可為如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蓋隱然不屑仕衛之意也○燃犀解云一乎字又是沈吟之詞子路曰有云云蒙引云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便曉此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故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一句讀言子乃若是其迂哉夫為政者唯取其今日所宜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拘

###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其祖新安陳氏曰廟

廟賸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其名實紊音矣故

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去聲衛君而言然

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莫氏曰凡事皆有名不可

然○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讐也而讐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

###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

於名之正耶集註遠於事情孟子序說云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蒙引云濶於事情此言其齟齬於時也

於名之正耶

子曰野哉云云蒙引云闕

如疑之狀也與率爾相反君子則不野何曾便率爾妄對而以他人為非乎○燃犀解云野哉無精密之見沈潛之思闕有歉然自疑不敢輕議之狀

於名之正耶集註遠於事情孟子序說云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蒙引云濶於事情此言其齟齬於時也

天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一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各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各當其實則名正各實紊則各不正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宋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

蒙引云名者所以名其實



實者理而已○鼎商云名，父子君臣之名，稱呼此名者，事是行，此名○鄒嶧山折衷云，名不正，句是一，大頭腦下五者，皆其流之弊名，一不正下五者，便一齊都到，但節節推來耳，非有先後次序也

名不當其實云云存疑云，實是父乃不父之，實是祖乃父之，此名不當其實也，名不當其實，則不正矣，言不順則無以考其實者，喚父為雙喚祖為父，言語這等不順，依他這等去，做把父做雙把祖做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是雙，祖原不是父，其實都不是，故曰無以考其實

細註雙峯饒云云蒙引云饒氏謂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此說雖善而非本章之意與下面施之政事皆失其道相戾詳之

便是樂事既不成禮樂即廢弛矣○申培泉隱淵云只事不成一句該禮樂刑罰言○覺路頓九疇曰禮樂只據本身說教化之本刑罰是罪戮之加於不率教者禮樂只是個厚與和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

細註吳氏曰云云蒙引云禮樂與刑罰相為用舍存亡者也吳氏註甚暢

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為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雙峰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也正名是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不可專指此大凡一事才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吳氏曰各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上而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大凡事須要節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壞壞乖舛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樂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事物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

淡達治體如此



故君子云云淺說云夫名

不正則言不順故君子名  
之必當其實而可言也知  
是則言無不順矣言不順  
則事不成故君子言之必  
有其實而可行也如是則  
事無不成矣事成則禮樂  
興而刑罰中矣名之不可  
不正如此故君子于其言  
必當其實無所苟而已矣  
○蒙引云君子之為政也  
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  
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  
要順必可行也必字著力  
說○又云名之言之字  
虛如云行之有常言之有  
實之之字○文林貫旨云  
必可言是稱謂無通辭意  
必可行是事可成意○楊  
明云苟是苟且無所苟言必名正言順求當其實意○李子名曰不曰於其名無所苟曰於其言  
無所苟者何也必見諸言言無所苟始謂之正名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新安陳氏曰名指名

之言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  
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也夫子所  
謂名不正以十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前面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  
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  
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

苦怪反

贖

五怪反

恥其母南子之

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奔宋女召宋朝

一事苟云云又云一事苟事字虛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獨指  
名而言則其餘項都苟了指言不順以下不當其實便是苟

事成亦可見名實之相須

宋公子太子蒯賾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  
求子者也喻南子孟歸吾艾假艾老也假牲家也喻  
宋朝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太子家臣從我  
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  
曰蒯賾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  
黨

靈公欲立公子郢 以井反靈公次子 郢辭公卒夫人立之  
又辭乃立蒯賾之子輒以拒蒯賾 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於郊子南

僕御車公曰余無子蒯賾益將立女對曰郢不足  
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  
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  
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凶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晉趙鞅納衛夫音蒯賾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  
太子於戚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為治之本

以拒受皆無受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則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任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宋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

樊遲請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不如非不及之謂謂不似他也言吾所業蓋自在不似老農老圃之所業云爾○蒙引云朱子曰遲學稼當時自有一種說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臣竝耕之說之類○燃犀解云古來名世未遇時都寄跡此中所以有此請曾不思伊呂只是樂道就他寄跡于耕釣處都是陶鍊自己的學問初非有於學耕釣也故夫子以不如寄意而以小人做之

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此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悝即出公之黨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一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通考宋氏公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為衛君是因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木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集註種五穀云云邢疏云

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所往也周禮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註云樹果蔬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鄭云周禮註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饑郭璞云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

樊遲出云云蒙引云夫子以樊遲所請學者皆小人之事而不知有大人之所在所當為而於此自有所不必為者故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學者自有所當為之事若能為之雖不必學稼圃而自有為之稼圃者矣何必身親其事而屑屑然留心哉○存疑云樊遲嘗問仁問智問崇德修惠辨惑今又問稼圃蓋非志趣卑陋亦因當時道不可行故問此以傷時耳孔子以小人責之者亦恐其忘世而不知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學者不可以粗鄙近利非之○脉云小人非

言志趨之畢只是謂稼圃原是小人的事一手一足之是勞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大須志於稼圃則亦小人其人也○燃犀解云樊遲出言悟其非遂出○高中玄曰問樊遲聖門賢者何乃斥之為小人曰小人哉樊須也務細事之小人也母為小人儒規模狹隘之小人也言必信行必果徑碎然小人哉固執之小人也皆君子之流也學者須要識得

上好禮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所貴學於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為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覺路丁天衍曰禮自軌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單指用舍信自精神上言不單指號令三莫不敢帶三好字說來正見大人學術自有禮義信三件可以縮結四方第患不能以此為好耳○燃犀解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宋子曰夜智九於農圃內不足以致已外不足以治入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闕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此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淡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益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慶源輔氏曰在已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峰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



云上字當大人看，好是根之心而達於政皆好也。根心之敬而進之品節文章者上好，義根心之制而達之舉措張弛皆是上好。信根心之誠而達之條敘號令皆是。蒙引云：按禮義信，五性舉其三不及仁智者，禮義信皆仁者之事，智則知斯三者，弗去是也。

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疑則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章圖云右第四章鄭氏曰此章責弟子務為小道失。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前所言之意有在也極妙。

先王之功德而其詞皆溫厚和平可為立言應對之法。誦只口頭記誦心不能體。蒙引云試舉一詩論之如關雎一篇以人情言則憂樂得其正以物理言則關雎荇菜皆在其中矣。即此而觀文王后妃室家之好如此則所謂身修家齊刑寡妻而御家邦者在是矣。政治其有不得乎風俗其有不盛乎不善者反是而觀之。又云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上行說。○文林貫旨云授之以政使之行政意。○燃犀解云不

雖系以為為使去。專獨也詩本入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朱子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誦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誦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



達非全不曉只有所拘滯不能員融通變便是以君命出使四友指列國○尤西川曰不達謂其不能隨方而措置也非特不通曉而已

不能專對云云

然犀解云不能專對非一詞莫措只對得不善未能不亢不卑耳○揚明云多指誦詩三百

亦奚以

為存疑云以訓用為字只是語助○合喙云以用也言誦詩雖多而無得于心是以無益于用非詩無所用也○正解云窮經將以致用也有如誦詩三百見古人治迹聞古人言詞不為不多矣典之職位而使乏行政不能通達事理而昧設施措置之宜及使四方不能獨見獨裁專對而以理服人則誦詩雖多不過口耳之學無經行體驗工夫亦奚所用哉

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恠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語○雙峰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婉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迭來多尚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

集註長於風諭蒙引云長於諷諭使吾言易入而聽者易悟意

窮經將以云云通義程復心曰程子謂窮經將以致用者聖人立言之大旨也然讀詩者每不能至此豈非誦之而不能熟熟之而不能思思之而不能切切之而不能戒哉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窮經為致用之本

不假眾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

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

之大患也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

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書未讀一兩時一似面精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太抵讀書只是此法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淡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



子曰其身云云甲第云其字指上人言○蒙引云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不是告官也可以仁義孝弟之類解說只是大學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

章圖云右弟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出治之本

子曰魯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魯國周禮所在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嘆也○燃犀解云政是綱紀法度○存疑云兄弟言其相似也不足說相為伯仲○脉云魯衛開國之初周公尊尊而親親康叔明德而慎罰始何其隆迨後綱解經弛廢墜不舉於既醉之休祗適之盛不見兩國相似故曰兄弟○覺路云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止為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憐之意有望之意

章圖云右第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歎二國政治之衰○子謂衛公云云燃犀解云居室以治生言夫子非取居室取其居必恬淡意有是室之財貨器用初有時○講述云此稱公子荆善居室只是個知足之心善居室猶善處家○蘇石水曰君子居易侯命之居○蒙引云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又曰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荆之知足處○又云二有字言家中所有家中百爾器物用度之類非指所居之室言也善居室言善為家也朱子小註有以墻壁言者是亦特舉其一耳非專指此為居室也味本文有字說得自寬○存疑云二有指家中凡事所有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聚合也是凡百所之物都

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係於風雅頌之末云耳○雲峰胡氏曰習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文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雙峰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章有民於魯衛之意而嘆

章圖云右第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歎二國政治之衰

子謂衛公云云燃犀解云居室以治生言夫子非取居室取其居必恬淡意有是室之財貨器用初有時○講述云此稱公子荆善居室只是個知足之心善居室猶善處家○蘇石水曰君子居易侯命之居○蒙引云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又曰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荆之知足處○又云二有字言家中所有家中百爾器物用度之類非指所居之室言也善居室言善為家也朱子小註有以墻壁言者是亦特舉其一耳非專指此為居室也味本文有字說得自寬○存疑云二有指家中凡事所有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聚合也是凡百所之物都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

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

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繼於邦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畧之意合聚也完備

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新安陳氏曰由

谷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



有，但末齊備耳。完者齊備無一件欠缺，美是其完者俱精好工緻無糊塗苟且。又云聖人說衛公子荆為人善居室，何如？方其始有之時，在他人雖合而猶不以爲合，必求至於盡合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合矣，既而少有，也在他人雖完而猶未以爲完，必求至於盡完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完矣，又至於富有，也在他人雖美而猶未以爲美，必求至於盡美也。彼則曰：吾今已苟美矣，夫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可見其循序漸推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其完其美又皆曰：苟而已，又可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也，何如哉？

曾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  
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爲全美，是爲外物，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其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牆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無所長乎？  
○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

是爲足而不復望矣。既而漸漸少有，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備，而後爲快也。彼則曰：吾今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則亦以是爲足而不復求矣。其後饒裕充足，雖到富有的時節，然未必至於精美，彼則曰：吾今以苟且積美矣，推其心蓋不當盡美極備，而無以復加矣。彼則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見其隨處而安，無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其所欲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賢矣哉！  
○燃犀解云：富者所有已多，尚未美好。集註：公子荆圖史合致云：公子荆一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攝荆相事，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春秋釋名，即公南楚，見襄二十九年二十一年。合聚也。章圖云：哀而斂之，使事事皆聚集也。完備也。又云：補足其空闕，使無不備也。欲速，此篇第七章云：子夏爲苦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盡美見

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聲，以富之。

雙峰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爲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概



八佾篇○姚承庵曰註欲

速盡美四字極體認得好  
人為此四字費多少精神  
壞多少名行公子判隨分  
常足不一計較管運於胸  
中其過人遠甚矣

吝之心生通義程復心曰  
驕是夸人吝是不足楊氏  
此說最好如既合而又以  
未完為不足既完而又以  
未美為不足所謂吝也吝  
却是驕之本蓋其所以不  
足者正欲滿其所欲以為  
夸大驕人之地若安分自  
足則此心自無所累何暇  
驕人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詳論人物而稱  
其節性之美

細說季札所以云云季札適衛事見左傳襄公十九年  
子適衛云云蒙引云僕御車也執轡在手也  
子曰庶矣哉又云夫子入其境見入民生聚之象因嘆曰庶矣哉○圖解云庶指衛民之眾矣哉

牆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  
粟則不饑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

###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雙峰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  
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  
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  
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  
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  
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  
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  
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  
之為有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  
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

是深嘆之詞○朱以九曰庶矣之嘆非誌喜也感慨係之矣見得多一民則多一民之饑多一民  
則多一民之虐富教意已勃勃露於嘆庶內但未明說出當時一問一答因衛民而觸非特為衛  
發也

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  
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租  
稅

云見深惠王上篇  
曰既富云云知新日錄李  
南黎曰富教二字俱從庶  
之一字加非富加於庶教  
加於富也富是與之飽暖  
安適教是為之勞來匡直  
不必拘註蓋制田里立學  
校乃開國之初時事耳

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主作  
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  
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  
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  
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  
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  
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慶源輔氏  
曰文生師

教君治為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  
或曰庶富教是也

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  
安是為西京明帝尊師重禮臨雍拜老宗

義也○蒙引云立學校兼  
鄉學國學月書義不止孝

立學校云云講述云  
立學校是教民之具明禮  
義是教民之法閭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學  
校也六德六行六藝皆禮  
義也



弟亦不止五倫 立之

同牧云云又云司牧言王  
養斯民者也寄以三事王  
庶富教言父生師教君食  
便是民生於三之義而非  
寄以三事之意矣輔氏說  
非是

仁山金氏說見通義

集註文明前漢書文帝紀  
孝文皇帝名恒高祖子○  
後漢明帝紀名莊光武太  
子

名世民高祖第二子○通

義金仁山曰文帝之時煙

火萬里可謂慶矣陳陳相

因賜民田租可謂富矣○

又云唐太宗貞觀四年米

斗三錢行旅不齎糧取給

道路可謂庶富矣

西京又云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故謂長安西京後世稱為西漢○大明一統志西京長安城

也在陝西西安府也

明帝尊師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帝自為太子時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

猶尊以師禮幸大常府親自執業胡氏又譏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大學之道使其君德業如

是而巳 臨雍又云雍與靡同天子之學曰辟雍

演也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

細註受經唐書受作授

粗緒也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即為治大節而  
見設施之次第

子曰苟有云云文林貫旨  
云苟是設若用我是委國  
授政者字指國君說期月  
指十二月已足止○講述  
云用我非淺淺用之必委  
以國授以政言必聽計必  
從愚嬰不能沮女樂不能  
移方為信用之專所以得  
行其道○脈云重用我二  
字用是委國而授之政聖  
人雖無治來可之心而期  
月有期月之功雖無功求  
成之心而三年有三年之  
功可者興衰起廢革故鼎

戚子弟莫不受學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  
上始師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

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  
之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  
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也三老五更皆齊于太

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  
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令老者  
坐而安穩也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階階

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  
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

胥胤漱也祝饌在前祝饌在後老人食多鯁饌故置  
人於前後祝之使不鯁饌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  
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唐太宗大召各儒增廣生  
員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為  
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

集註生員員字彙云音表官數也  
全集韻會云全集消然如塵之真合衆多負  
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  
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  
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員玄武屯營飛騎  
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女挾  
策負素全去聲集京師文治燭于貴反勅與於是新  
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故  
箭踊堂者凡八千餘人紆絕袂曳方教亦至矣此下  
履閭閻狄狄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三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  
上言行去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此章本悅時世意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新大綱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存疑云可也，如農人治田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燃犀解云古用人三年考績黜陟幽明。

**集註** 正月謂云云通義史氏曰中庸章句釋期月為匝一月也與此不同蓋此章言期月而已可也非周一歲之月不可若以為匝一月則太近而紀綱未易布中庸以釋善不能期月守為不知必釋為匝一月而後見其守不能久若以為周十歲則亦可謂久而不可為不知矣不泥於辭之同而各隨其事之當此集註章句之所以為集註章句也夫

**治功成也** **采子曰** 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強教行民服聖人做事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東陽許氏曰** 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尹氏曰** 孔子歎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 **史記** 此蓋為去聲 **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葉氏** 少蘊曰因衛不用已而言又論序亦有二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哀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章句** 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歎道不行而見為法久近之效。

**子曰善人云云** 脈云善人是有所謂已的人為邦百年是以善繼善相繼而久也不必說父子相繼勝字重看殘暴都化便是勝殘勝殘便可去殺不作兩層。○**覺路鄭寧陽曰** 百年字活看不必指定一人與父子相繼之說善原是天地一元之氣氣化至百年則還元故善人之化必以百年為期非徒言久。○**蒙引** 云勝者盡也勝者化之使舊迹俱泯也。○**宋羽皇曰** 亦可以三字對虐政爭雄而起嘆亦對必世之王者而寄思誠哉是言非泛言正與古語同意。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程子曰** 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問** 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化民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 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問** 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化民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問** 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化民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







細註 黎民於變見書堯典篇。此屋可封前漢書王莽傳云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

集註 漸民章圖云漸子廉反亦如字流漬也。

淪於骨云云又云淪盧純反沒入也髓息委反骨中脂。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久於為治之效。

子曰苟正云云燃犀解云苟誠也從政指卿大夫從君為政上正其君下正其民。○文林貫旨云其身指為大夫者之身從政兼正君正人說。○存疑云從政正人也故下曰如正人何。○蒙引云為政兼君臣不必依饒氏說專主人君如子奚不為政孔子為政季桓子為政於魯之類蓋彼兼君臣言此專為臣言。○杜靜臺筆記云從政內有正人意人字兼君臣說。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人臣輔治之本。

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民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二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

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反。民以仁

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

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

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浹。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雲峰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

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不  
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  
曰仁。通旨。宋氏公遷曰三年有成。方是勇於義者  
作為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為之效。五  
年七年而為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為之效。皆非  
善人之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程氏  
復心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  
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何異而復出之。宋子曰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  
而發理或然也。○雙峰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  
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



發

此章見聖人正名分意

再子退朝云云蒙引云丹有送朝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大凡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齊之說久稽考且此是記者之辭○圖解云凡下見上皆曰朝○燃犀解云晏非日晚比常期為遲耳便有暗刺意有政只說看政勿添出有國政來此寔是魯國之政但季氏與家臣謀於私室則專矣

○再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

延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晏晚也政國政事

家事與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聞國政是時

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

議于公朝吾其與云云衍明云古者大夫雖致仕若有大政亦與之共謀

義史氏曰集註上有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一語在前魏徵獻陵之對正亦是為不知而言者朱子以其語意之略相似故引以為比謂之略相似則固未嘗以為全無異也亦猶孟子集註引蕭何養民致賢之言以證伯夷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歸焉之意至於以圖天下自不盡其為私則在學者當自察之耳此曰略相似彼曰暗合而有公私之辯其取之意與不盡取之之實皆可見矣獻陵之對以臣告君有政之答以師誨弟子於彼猶為似誦而不離乎正於此則為警教之道語意雖略相似而所施不同也正名分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鄱陽

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

夫子為弗聞也者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而過之同一文勢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

同既非帝即死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后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其所以正名分抑

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與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謝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朱氏曰此章諷弟子而做  
權臣以見正名分之意

定公問云云定公魯君名  
宋見前○揚明云一言是

一句語與邦是邦家隆盛  
○文林貫旨云與邦是國

家從此而治意有諸是問  
有此理否若是指與邦言

○直解云幾是期必的意  
思

集註詩曰云云蒙  
引云詩云如幾如式幾期

也式法也楚茨詩傳曰神  
之錫福其來如幾其多如

法也法謂法度世間法式  
何限無一物無法無一事

無法故曰其多如法此幾  
字與下文剛不幾乎幾字

同  
人之言曰云云文林貫旨云人之言是時人的言語難自責任之重上見不易亦自責任之重以

轉君安民上說○書大禹謨云禹曰后克難厥后臣克難厥臣政乃入黎民敏德

如知為云云燃犀解云如  
作果字看知不徒曉得有

惕然警醒者實知得難  
集註戰戰云云詩小雅小

旻篇字也朱註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

曰一言而喪云云揚明云  
不可幾亦是未可遽心意

予無樂云云又云只是說  
為君別無樂處

唯其  
言云云文林貫旨云唯是  
獨○燃犀解云其言指入

君詔詰號令莫違是臣民  
皆奉行不敢違越○合喙

云無樂乎君者以百責萬  
幾所萃也惟言莫違則惟

之語而淡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  
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  
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若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水雅言一言之間未可  
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論語十三

廿九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  
無一事之敢忽然而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

乎為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不再指及為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音洛

論語十三

廿九



如其善云云蒙引云不亦字都是從容語意如有未盡然之意如不亦說乎不亦宜乎皆是亦可以勝殘去殺亦字亦然○通義金仁山曰與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於此一言如何爾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其善不善太要與喪固多端本原並在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語意周密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丑險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興喪  
也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鄙陽朱氏曰此章為時君辨恒言得失之歸

葉公問政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葉公佐楚伯只是以力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故夫子告之○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  
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朱子釋音葉舒陟反

則似以幾為近又曰與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曰有所發明歟○雙峰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乎無此字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與與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已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見形句反



子曰近者云云存疑云葉公以縣尹而僭稱公所行必有不得人心處故聖人告之以此○燃犀解云近是境以內之民悅是詠吟忻戴意近者悅方是能述之政遠是境以外之民來是傾心景附意遠者來方是柔遠之政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近者當使之有說心不則非政也遠者當使之有來心不則非政也只如此空講朱註被其澤聞其風又推進一層要之一仁字盡之澤是仁澤風是仁風遠指葉縣之外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入慕之者也○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各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人楚接輿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字夏為莒云云燃犀解云政宰之政○存疑云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徐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散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曰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揚明云不達是限時勢之難通○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子夏規模近小故夫子直以王道之遠大告之事之遲速有自然之次第唯越一欲心便求速而反遲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唯起一見心便以小而喪天王道澹泊原無意欲王道渾噩原無意見凡以全其遠大也然欲速者必見小見小者必欲速其病又相因○衍明云二無字當勿字看○王觀濤曰無欲無見全在心上戒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不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太事不成也○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自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程子曰子張問

集註莒父云云燃犀解云莒父魯下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蓋公邑也今



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已姓子爵少皞之後武王封於莒春秋時莒遷于城陽魯併莒因其地爲莒父子張問政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言爲法存心之要

葉公語云云燃犀解云黨是黨類非御黨○楊明云吾黨指葉邑之黨攘是物自來而攘之○直解云黨是鄉黨○瑯琊代醉編十云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上執而將誅矣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

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而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爲人姓名○續百川學海宋丘光庭兼明書云明日視其文勢無而子證之之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鼎齋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證兄先有證兄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

集註有因云云蒙引云有因而盜曰攘非穿窬而盜也如入人室中見可欲者隨手取去又如拾遺亦是如攘雞便是他人雞入其中便掠而殺之○正義曰有因而盜曰攘言因手來入已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

孔子曰吾黨云云燃犀解云吾黨指吾道言直者亦損人爲字有委曲意○又云直在心不在躬說躬字便見得只論身之所行不顧心之所安○存疑云無隱直也法直之名害父子之親不直之大者故葉公以證父攘羊爲直聖人以父子相隱爲直然石碻之爲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璣之爲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

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之教入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已者告之也○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爲法兩漢以來爲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章見直不可稱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上聲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問父子相隱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八十惡以虧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憤或本

論語十三



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

備以父殺子於理順於心  
安李璣以子告父理似稍  
欠安然李璣恐其君不知  
備而見害於父不是叛父  
輔君後又能死之此則得  
也若愚意李璣當死於其  
父叛其未露之先以死諍  
父不從則繼之以死或者  
父意可回萬一不可回亦  
使其君知為之備如此則  
君臣二者兩全無害矣○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直  
字即人之生也直之直所  
謂本心之自然非德直身  
而行之謂也父自然愛其  
子子自然愛其父故互相  
容隱乃順此自然之心而  
發之其為直孰大於是所  
謂直其心而自直其身也若証父攘羊乃矯揉此自然之心以賣攻訐小直之名其為不直孰大  
於是所謂徒知直其身而不直其心也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父子之恩

樊遲問仁云云燃犀解云  
問為仁方法○圖解云居  
處兼動靜皆有非燕居恭  
是端莊而不褻狎○文林  
貫旨云與人是交接時節  
忠是盡心不欺意○揚明  
云不可棄是純此恭敬忠  
之心自不可得而棄失○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雖之  
夷狄二句不可以時時處  
處並言乃於身之所在處  
而見其心之無時不然也  
亦不可泥夷狄字只是極  
言其無間斷如在輿立終  
食造次顛沛之類○蔡晉  
江智記云雖之夷狄句甚  
言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  
也不重夷狄上

論語十三

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  
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泚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  
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  
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邪苟順其  
情而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  
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皆拂其情而反陷於曲  
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日是非非有謂有無謂無  
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  
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  
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己已之細行  
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  
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  
為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夫子  
則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  
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雙峰饒氏曰父子  
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

集註醫輿云云見孟子盡心上篇

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  
所乘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  
勝是說情○問父當為子隱而石碻泣殺子厚如何  
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他人  
除亂國之太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  
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為  
字止孝為臣止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  
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  
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  
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  
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  
仁義塞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論語十三

三



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旬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

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朱子曰發於外者比生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

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敬專言如脩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

集註微上云云通義史氏曰微上微下語只是此一語既可以微上又可以微

卑屈恭意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雙峰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戰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節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程子曰此是微上財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

程子曰此是微上



下下是初學之事上是成德之事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語夫子以告樊遲則初學求仁者固當從事於此此語之微下者也然至於辟面盎背篤恭天下平之盛亦不過此三語充之推而達之而已則德盛仁熟者亦豈能外此三語而成德哉此語之微上者也

辟面云云孟子盡心上云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註睟然清和潤澤之兒盎豐厚盈溢之意

篤恭而云云見中庸三十三章○蒙引云充之則辟面盎背以自脩而言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以及入言微上徹下此上下以地位言所謂上下一理也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求仁之道仁以德言

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

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睟盎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

通考吳氏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成德無二致也○程氏復心曰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者三此最先生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宋子曰胡氏說三者先後

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常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雙峰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去○覺軒蔡氏曰諸

先難云云雍也篇云先難後獲

愛人見顏淵篇

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土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云云文林貫

旨云士是學者的美名如何斯可謂士猶云何如始稱士者○存疑云行已有

耻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耻而不為也○燃犀解云不辱君命詞令之有

章舉止之得休生死利害之不屈于君命有光不差辱他○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不辱君命不專在應對重氣槩上乃在子夏以上人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疆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也

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

慶源輔氏曰志存於

子夏以上人矣



曰敢問云云燃犀解云次

是次於有耻不辱宗族是同宗共族之人稱孝是孝名于家鄉黨是吾鄉本里稱弟是弟名于鄉○又云宗尊也宗子為先祖繼體主宗廟族人所尊也族湊也聚也生相親死相哀有聚合之義曰族三族父母妻黨也○蒙引云宗族共姓為一族類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曰孝弟其為仁之本此乃以為士之次者蓋孝弟為仁之本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如此章所云是只此二者而已蓋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講述云宗族鄉黨分稱孝弟互文也然孝只行于父母于宗族為切弟道無往而不在于凡所處皆有長幼故泛言鄉黨互文中亦自有意義○存疑云此孝弟只是一端非為仁之本及堯舜之孝弟故謂士之次宗族亦可曰稱弟鄉黨亦可曰稱孝此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互言也○孫淮海近語云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士之次○尤西川曰遇宗族則稱孝遇鄉黨則稱弟稱舉也舉行之也非稱譽也

曰敢問其云云燃犀解云

次是次于孝弟言必信執定期必要信實行必果執定期必要決經確是小石堅確狀他必信必果少些變通小人哉不是器量淺狹只是拘泥見不到大處○王觀濤翼註云信果何病病在兩必字不必則變化無方故大必則執一不化故小○文林貫旨云抑亦是不足之意

市井史記刺客傳云市井之人正義云古者相聚而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

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而有恥為

而巳本也○朱子曰行已而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雙峰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材可見故為其次宋子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峰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克角反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誕不復扶反可為士矣雲峰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

市井史記刺客傳云市井之人正義云古者相聚而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

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



曰今之從云云揚明云從

政指當時大夫勿指定三家如何問可為士否○燃犀解云何如非問可以為士問今之從政者方之士

何如○蒙引云上文集註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筭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何足備士之數乎○

覺路萃未齊曰斗筭王器量客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

斗筭借言此即譏管仲器小之意乃鄙薄之詞直置便拙

史合攷云漢律志云斗者聚升之量也十升為斗

管子子路問士則專自入倫交際言

子曰不得中行云云唐荆川講意云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

也○衍明云中行狂狷俱就資質○直解云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道行者與是傳受

必也狂狷乎然犀解云言所與必是兩樣人且虛虛說勿云可造于中行

狂者進取云云又云進取以志言是超然獨往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不為以守言心上斷然有所不屑非徒矜持于事為之迹○文林貫旨云進取是德欲進於聖人業欲進於常王有所不為如非道非義不為意○孟子盡心下朱註云進取謂求望高遠

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

成者狹也

算亦作筭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

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

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聞於人者夫子告之

皆篤實自得之事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

意息然這章却是他太段平實了渠見行已有恥使

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

高而行

兩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

狂者志極

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

知者知之過

狷者行之過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激厲是益其不及裁抑是抑其過狂狷皆有○蒙引云有是志者可以裁抑其知之過激厲其行之不及而使進於道有是節者可以激厲其知之不及而裁抑其守之過而使進於道孔子以是取之非止取其志節而已也故註曰非與其終於此而已此與字與大文與之之與不同

不過耳。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狂者之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宋子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雙峰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

孟子曰云見盡心下篇物考曰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

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為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掩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被則中道庶乎可得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次謂狂者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  
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設教  
之意

子曰南人云云燃犀解云  
南人是南國的人無恒是  
無恒久之心○又云恒字  
左從立心右從一日乃立  
心如一日也凡浮念皆無  
常惟真心有常故曰恒心  
○圖史合攷緇衣疏云南  
人殷黨卜之人○蒙引云  
南人之言非以巫為小蓋  
以其重也故註亦推其本  
意云尤不可以無常此無  
恒謂無常心也○直解云  
孔子說南國之人有常言  
說道凡人之處已處人皆  
當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無  
恒處事則或作或輟而有始  
無終處人則一友一覆而多  
變難測這等的人雖巫醫賤  
役亦不可以為帥巫而舞雩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  
以寡女巫掌歲時後除釁

浴早曉則舞雩  
草木典醫療疾○周禮天官  
大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  
毒藥以蒸醫事有疾醫掌  
養萬民之疾病有瘍醫掌  
諸瘍之視藥剝殺之齊有獸  
醫掌療獸病○古今醫統曰  
精於醫者曰明醫善於醫  
者曰良醫壽君保相曰國醫  
粗工昧理曰庸醫擊鼓舞  
趨所獲疾病曰巫醫朱子  
岐而二之似未當也  
稱其言蒙引云稱其言而  
善之既曰稱又曰善者稱  
述也非褒稱之稱毀亦訓  
稱入之惡今俗語亦有謂  
稱說者孔子稱其言而善  
之其所感者深矣  
不恒其德云云講述云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承進也  
羞辱自外至故曰進○燃  
犀解云或非一人之詞○  
程子易傳云或承之謂有  
時而至○朱子本義云或  
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  
也言人皆得奉進之不知  
其所自來也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又

謂狷者○勉齋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  
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而與之蓋  
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  
道者也今特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  
之所棄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

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

之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雙船兩頭靠岸可

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  
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萬治疾病而無  
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

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雙峰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  
致多福于爾子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白而已矣

女自百而百大



子曰不占云云楊明云不占是不自占驗於心非下筮也○講述云人之無恒者亦不玩夫易之占辭苟玩其占豈不知無恒之取羞

子曰君子云云蒙孔云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差之毫厘則謬以千里君子以同而異夷齊兄弟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已○存疑云君子所以和而不同者由其存心以公所循者天理耳小人所以同而不同者由其存心以私所循者人欲耳朱子小註是圈外尹氏意馮氏如和羹之說亦稍異此正毫厘之差處細味之方見

和者無云云存疑云和與同相似其實不同和全在義理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以為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唱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以意相狗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論道理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略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之意之心云云衍明云註心字意字下極不苛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之交際之殊

復扶又加子曰以別必別易文也其義未詳南軒張氏曰不

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而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

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雲峯胡氏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巳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和

和者無云云存疑云和與同相似其實不同和全在義理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以為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唱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以意相狗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論道理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略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之意之心云云衍明云註心字意字下極不苛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南軒張氏

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可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巳公則視入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向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

和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占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卒未嘗失和氣



子貢問曰鄉云云燃犀解  
云皆好謂有人於此而一  
鄉盡愛之也何如問可為  
公好以定其賢乎○文林

貫旨云皆好是都去愛敬  
也皆惡是都去憎惡那人  
○脉云二何如皆疑其為  
賢二未可皆謂未足以定  
其賢○講述云此與衆好必察衆惡必察不同彼所謂惡就不賢者言此所謂惡就賢者言○吳  
省庵引躍云子貢之好惡取必於衆之同夫子之好惡取必於類之同

王居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  
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太家只  
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  
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  
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雙  
峰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碎碎然小人哉是  
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  
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  
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  
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  
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  
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此章見取人當於其類

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  
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去聲惡者如字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黃氏曰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  
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  
己之循理者也不善者徇欲故所惡者必不如己之  
徇欲者也此其所以為賢也○慶源輔氏曰鄉人皆  
好惡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民俗之  
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  
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  
無苟容之行矣方可以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真氏曰

細註同流合汙見孟子盡  
心篇

冬有頃四書大全

卷七







入不求備故易事小人之  
心私而刻私則可以私動  
故易說刻則於人必求備  
故難事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  
人存心待物之殊

子曰君子云云存疑云泰  
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  
才勢者氣象○燃犀解云  
泰是且休之心仰不愧俯  
不忤此身絕無牽絆而舒  
卷自如那有驕驕是日肆  
之心任人有好處他既不  
放在眼裡一味把浮氣狂  
態凌駕過去○蒙引云君  
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  
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  
心廣體胖故泰孟子三樂註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  
忤而心廣體胖亦是此意○  
脈云此章驕  
泰之辨自心体上言不著  
氣象看泰是心廣而体胖  
驕是志盈而氣盛泰無心  
驕有心

###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章表君子氣象之異也  
故易說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  
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  
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為善而取之不求備  
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狗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  
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  
也此公私之分也○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  
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峰饒氏曰說不以道  
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  
備是難事○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  
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  
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  
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  
才故求全責備而  
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剛毅云云存疑云剛  
是堅強不屈就体上說毅  
是強忍就用上說水是質  
朴就容息上說訥是遲鈍  
就言語上說○燃犀解云  
剛毅可以任仁水訥不至  
鮮仁故皆與仁相近○知  
新日錄申甫曰剛毅木訥  
有工夫亦仁之異名也又  
湛甘泉曰夫剛仁之斷也  
毅仁之果也木仁之本也  
訥仁之藏也

###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循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  
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  
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矜矜○南軒  
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  
何由泰泰者心寬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  
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雲峰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  
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  
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  
○新安陳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  
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  
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真觀之可也

###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此章表君子氣象之異也



集註 質之近行明云註質字是體質之質○宜照解云註四者質質字不是資質之質只以心之本質言不屈於物欲云云存疑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此全大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以近仁資質言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宋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作興氣象○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勉齋黃氏曰剛強勁毅堅志○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合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者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

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雲峰胡氏曰四者未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辨之遠於仁可知矣○宋氏公遷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如善人有恒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智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

子路問曰何云直解云子路問於孔子說士者人之業然必何如而後可以謂之士乎○燃犀解云切切如刀之切物情義關切絕不放寬德訓告之詳勉絕不忽略怡怡藹然和悅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王矣子曰切切德德怡怡如也可謂去矣朋友切切德德兄弟怡怡

此章見重德養



集註切切懇到云云存疑

云切切懇到也就情意上說，德德詳勉也就教告上說，怡怡和悅也就顏色上說，切切是竭肝膽相照，意德德有忠告善道，意語錄說未是蒙引說得好。善柔之損季氏篇云友善柔友便佞損也。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士之道。

子曰善人教云云甲第云善人指在位者說。○衍明云此見兵不可輕用也可，以者謂無爭離之患叛亡之禍也。○脉云不專是為戰而設，然禮義既明，人心自奮，故可以即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獨養國家之元氣，且壯國家之神氣，其功用益不少也。亦字最亦玩味。○講述云善人與勝殘去殺善人一般，即戎謂用之為兵也。以善人而教民躬行，以率先之至誠以感動之，至於七年則民皆深於感戴而習於法令，故可以即戎。夫教民本不為即戎而教，但教成則可以即戎。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德德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

之禍兄弟切德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故又

別必列而言之宋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德德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

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作之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

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德德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

德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雙峰饒氏曰切切德德怡怡如也只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端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覺軒蔡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之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田與賜優為之矣而二字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已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太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誨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太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

女貞百廿六



集註 孝弟忠信之行云云

存疑云教之孝弟忠信之行養其心也教之務農厚其生也教之講武執其藝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道承三意蒙引說得好○蒙引云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為本末新安陳氏却以務農亦為本又是一意

春月三年此篇第十章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三年有成○百年又第十一章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大國五年云云孟子離婁上云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見善人久於為治之效又見用兵之道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考通

仁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

故可以即戎雙峰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

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

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

程子曰七年云者

聖人度待洛其時可矣如云春月三年百年一世太

一世又第十二章云必世而後仁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宋

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

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

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慶源

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

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厚齋馮氏曰古之

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

教成之節也如稱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

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

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

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

也○雙峰饒氏曰欲論其作為只前面說底便是期

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子曰以不教云云燃犀解  
云不教無善教也不是未  
嘗教以戰法也○衍明云  
此必有感而言桓文後大  
都力爭馳民於鋒鏑不識  
教之一字故夫子上說善  
人教民此說以不教民戰  
教則可以即我不教是為  
棄之言極懇切○蒙引云  
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

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  
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  
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雲峰胡氏  
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章見民之不可不教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  
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  
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  
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  
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特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  
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  
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  
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明用兵之道

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  
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新安陳氏  
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  
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終

論語集註



憲問第十四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耻脩已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第十四 正義曰此篇

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耻脩已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耻云云燃犀解云問士人所耻何在以功語曰祿無事食曰祿○又云穀即俗云喫飯過日子相似此只小食君祿即家食亦是穀字不必解作祿字正與食粟而已相近○蒙引云憲問耻言世間何事最可耻○通義許白雲曰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食爲可耻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耻

###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耻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

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字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 凡四十七章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此章見人當有守有爲

論語集註



集註憲原思名家語弟子  
解篇云原憲宋人字子思  
少孔子三十六歲

知所以自勉云云周用齋  
主意云勉憲意是朱子推  
出來的當時孔子口氣只  
是平平說去而勉憲之意  
自寓其中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明  
出處之道因其有守勉以  
有為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  
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雙峰饒氏曰狷  
有分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  
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  
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宋子曰穀之

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畧無建明豈不可淺恥  
○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  
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  
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  
深貴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  
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

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  
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  
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  
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  
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  
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  
所為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  
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  
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邪○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  
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  
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  
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  
能有為不可也○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  
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  
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



克伐云云通義金仁山曰  
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  
問字一時並記二問○燃  
犀解云盛氣好勝曰克負  
能自矜曰伐憤恨不平曰  
怨貪得無厭曰欲不行是  
萌于心即制狀之猛力芟  
艾使不得行○脉云克伐  
是氣盈者因已之所有而  
生怨欲是氣歉者因已所  
無生○文林貫旨云不行  
是禁止不行於外○存疑  
云曰不行是尚有四者在  
心但制之使不行耳仁則  
四者都無不待制之矣  
可以為仁矣○燃犀解云為  
仁言欲遏而理自在可以  
為絕理之仁著個矣字非  
疑詞分明實以此為仁但  
略略質之矣

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峯謂憲為夫子之宰猶辭其所  
當得之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猶介者守守常  
有餘而見於事為常不足故夫  
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  
恨欲貪欲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  
勝敵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伎  
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  
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  
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  
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  
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雙峰饒氏曰  
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  
備慶源輔氏云云蒙引云怨忿恨輔氏分內外非也忿字從心豈是見於外者

子曰可以云云漢說云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之于外而不能以自制今  
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難矣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  
以言仁也○燃犀解云難是舉人之難制者力制之將四者一切遏抑使不得行其所著力處即  
其所得力處是誠可為難  
吾不知謂未知本原處如  
何不知是未定之詞○蔡  
晉江劄記云可以難不是  
詐之辭不行而謂之難  
者蓋克伐怨欲之私藏於  
杳然冥然之中而發卒然  
忽然之際最難制也今能  
塞之而使不流止之而使  
不行是其用力之難蓋有  
其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駕  
馭者故曰難○講述云可  
以難語氣不是取原憲微  
有抑之之意言但可謂之  
難不可謂之仁也若由也  
升堂語氣便是取子路既  
已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詞  
氣抑揚便有深意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宋子曰  
克伐怨  
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  
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  
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自  
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  
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  
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本說無便是  
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三株草剷去而留其根  
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

集註渾然見前揚子法言

論語十四



好處須是合下便剝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求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末，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

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

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程子曰：人無克伐怨

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

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再求之。徒若教子路再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獨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獨介之守，痴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

細註子典子曰云云見離婁下篇

卷之四



援去病根云云徐岩泉曰  
人欲不可制制欲如以石  
壓草石去復生陽明先生  
以病瘡喻之最近而易曉  
學者須是蕩滌洗濯拔去  
病根方能純乎天理

細註如薄伐獫狁云云見  
詩小雅彤弓之什六月篇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  
以心言亦以成德言

子曰士而云云揚明云品格超于凡民之謂士懷是念念在此的意居是意所安處乃居其居  
也○燃犀解云居不止居室凡一切適意之境恋亦不舍者皆居也○淺說云所貴乎士者為其  
能道足以御情志足以御氣也菴于意之所便安處而恋恋不能舍或懷于宮室器用之美或懷  
于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為  
形役不求其義之安而惟  
徇其情之安名雖為士實  
則無異于常人矣何足以  
為士哉○存疑云凡意所  
便安所在皆謂之居官室  
居也廩祿足以給衣食車  
馬足以代勞僕從足以給  
使令亦居也士而懷居則  
沒於利而不見義蔽於欲  
而不見理何足以為士○  
又云蒙引曰此謂當時士  
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  
不當留乃有所願戀而不  
能便去之意所謂係遯者  
也故為此言愚謂若夫子  
之不脫免而行明日遂行  
真不懷居者矣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

已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聲已私以復乎禮則

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

是未有拔云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

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

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漏矣朱子曰克已如

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

已○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

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

嘗忘也○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  
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  
也臨事省視克已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

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  
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  
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  
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  
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  
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峰胡氏曰克伐怨欲皆生  
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  
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  
可以為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所然居

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息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  
意所便安處皆是益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

意所便安處皆是益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



氏曰此章論為士之道而戒人虧心之失

子曰邦有道云揚明云邦有道君相皆有其道直道可行之時危言有舉世不

趨利苟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

○慶源輔氏曰懷  
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  
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為者  
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  
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王相似與聖人  
安土樂天相及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  
著所謂安士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  
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  
者痛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  
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為必不能從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謙  
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

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

行亦不出常理之外但自世俗視之見其危耳○會心朱以九曰不曰孫言而曰言孫極有斟酌  
非是一味柔順也玩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亦有斟酌大可理會  
此章見君子處世之道

子曰有德云云蒙引云德以理之有得言仁以心之無私言德字泛而偏仁字重而全○醒人解云德理得于心言是德發為言仁絕理勇仁發為勇○正解云夫子欲人充養于內曰人誠有德乎則以心得發為詞章必有言若徒言者縱議論文章鑿鑿可據未必真實而有德也人誠仁乎則以正理舊為正氣必有勇實若徒勇者縱慷慨昂英上見等未必真心而有仁也

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宋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避之時○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此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此章見人當充養於內



程復心曰和順慈也英華言也無私仁也必為勇也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而氣之強不仁之勇也以必言則有此而於彼者可知以不必言則有此而於彼者未可知以或字言之則所以見其不必也○蒙引云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又云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尹氏曰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尹氏只於二句上各添一徒字又換一未字則夫二之旨便覺了然集註所以取之章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合所發所蘊而致觀人道

人俱以力殺身欲有天下而卒不有禹稷躬稼只言微時勞苦而不顯榮不關平水土事有天下德所以為君子非兩樣○通義金仁山曰俱不得其死句俗讀連然字者非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文定王文憲以然字與下句便見尚德之意○蒙引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孟子言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敘稼穡是已○又云言禹稷之德而獨稱躬稼者見其有德於斯民甚厚也○微言徐岩泉曰君子之心

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入字出能言者或便平聲

佞口給而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

之強而已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

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

帥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

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邊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李季不答南宮适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冪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宮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

篡其位其臣寒浞士角反又殺羿而代之皋春秋傳作

澆五音反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

夏后所誅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於內

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虞樂也樹之

詐慝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靡奔有

南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愿

各領曰...



自是尚德贊美之深不覺其辭之再爾○容齋隨筆第十六云南宮适問拜稟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容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將大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李卓吾云夫子不答深契其言而抽賞之非所有忌諱而不言也

**集註**拜有云云淮南子曰夷拜有窮之后也偃姓云云○正義曰拜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拜拜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註尚書云拜諸侯名杜註左傳云拜有窮君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拜帝嚳射官也賈逵云拜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拜焉矢使司射

**稟泥之子**人物考云稟一名澆拜臣寒泥之子也拜為家眾所殺泥因拜室生稟

許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

夏同姓諸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后杼少康子有窮遂亡○新安陳氏曰拜稟皆篡賊而殺誅異辭者拜當誅然非泥所得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

**禹受舜禪**時戰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拜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

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問夫子不答南宮适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未

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

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閱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二家之專魯孰非欲為拜與稟者○雙峰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拜稟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難答又以拜稟比三家愈難

論語



子曰君子而云云甲第云

君子是志仁之士○揚明云君子是成德者不仁謂一念之蔽參於欲有矣夫是容或有之小人悖德者也是決辭○衍明云有矣夫者疑詞未有者決詞○燃犀解云有矣夫是想像意度之詞○蒙引云君子而不仁者偶然失之也未

有小人而仁者未有偶然得之也仁豈有不求而自得底理凡外物固有偶然得之者惟仁則不可以偶然得○韓退之筆解云仁當為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既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子曰愛之云云文林貫且云愛之之字指子言愛是成其子為好人的意思忠是忠君○直解云勞是勞苦之事誨是規諫之言○燃犀解云二能勿字見理勢之必然○又云勞字不是殺字故是我施勞是彼任誨字不是諫字諫乃小臣之職誨乃大臣之功○存疑云此為當時有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淺說云父之於子也惟其愛之之心切故自不能以不勞之而使其子之有成如方其幼也則必進之于小學使之習乎詩書六藝之文及其長也則必進之于大學使之盡乎修己治人之道是其勞之者正所以愛之也愛之能勿勞乎臣之于君也惟其忠之念重故自不能以不誨之而納其君于無過如君未向道也則朝夕納誨必引之向道而後已君未志仁也則左右承弼必引之志仁而後已是其誨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誨乎○蒙引云愛不祖

答所以不答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適戒羿

其尊禹穆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

集註毫忽漢書叙傳云造計於利忽註云利禾芒也忽蜘蛛網也○韻會

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峰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

日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讀作密低先見忠而

論語十四



是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之愛友，君之愛臣，民師之愛弟子，亦有如此者，忠不但是臣之忠，君子亦有盡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友，處凡為入謀，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

**細註**脩為操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王簿。

**集註**婦寺章圖吳伯章曰：寺如宇，按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釋文無音，今韻音侍，謂字本作闕，奄官也。孟子作侍，○按婦人寺奄人也。○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丹鉛總錄十四云：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官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章圖云：右第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交際之道，貴在忠愛之實。子曰：為命云云，圖解云：為命是做鄭國詞命，達于鄰國者。○然犀解云：草創是起藁規模，問亦已。

定四之字，俱指詞命討論是計，求他典故，議論他當否，脩飾謂冗濫者，修除不足者，增飾謂色是化，何使新易，俚使雅更，改字句，便燦然可觀。○講述云：草謂略寫大意，創謂造立體制，計謂搜尋典故，論謂講議可否，脩謂減其大繁，飾謂增其太簡，潤色謂化陳為新，易俚為雅。

**集註**禪謀以下，然犀解云：禪謀名皮仕於邦，草藁章圖云：藁，古老切，本作藁，又未脩治也。世叔游吉云：子太叔人物考云：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文字為氏。○通義金仁山曰：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世叔，如太子亦稱世子。

行人云云正義曰：周禮秋官有行人，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東里云云正義曰：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

東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

**勿誨婦寺**

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惟致亂之詩。婦寺刺幽王，穉褒姒，任奄人，以寺奄人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淡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淡者乎？誨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為命禪謀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此章稱鄭國辭命之章。禪，婢之反。謀，時林反。

禪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藁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官文子栝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貌美才秀，公



為號  
更此云云前漢  
書元后傳云數更憂傷註  
師古曰更經也

章國云右第九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即諸侯之詞命  
而見用火之效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謀  
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  
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  
斷之事成乃授子犬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  
有敗事北宮文  
子所謂有禮也  
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宋子曰春秋之  
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洪氏曰鄭國能  
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宜  
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眾也而獨任於一  
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已也故  
世叔討論而禪謀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  
為羞後世為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  
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  
辭命之善則以夫眾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為命

國問子產云揚明云問  
是問其人品下問字同惠  
人也言此人乃惠愛其民  
之人○蒙孔云惠人兩字  
全在恣言

或問子產曰惠人也

此章見聖人評品人物之權衡

猶當假眾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  
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  
之子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辭命  
之當慎可知矣○雙峰饒氏曰禪謀想是素善造謀  
故使之革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  
之官孰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  
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  
子之長則全美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  
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為卿又十年授  
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  
爭也故用是三人者革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  
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  
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



**集註**蓋舉其重云云通義  
金仁山曰夫子稱子產君  
子之道四惠其二耳論其  
始終之事而又特以惠為  
言蓋舉其重而言之也孟  
子又謂其惠而不知為政  
此又特舉一事而言以示  
後人為政之規夫抵孟子  
泰山巖巖之氣象自非王  
佐之才皆孟子所不足如  
論管仲亦然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  
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  
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  
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萑苻**音私蒲澤各  
也於澤中劫人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  
○宋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  
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  
○**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  
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濶為政  
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  
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

**細註**孟子所謂云云見離  
婁下篇

**問子西云云**燃犀解云問  
子西是取其能立國議政  
○鄭申甫曰彼對此言此  
便有內之意彼便外  
之之意彼哉彼哉猶俗語  
所謂他麼他麼意不置褒  
貶以為不足褒貶也  
**集註**子西云云人物考云  
子西楚公子申子西其字  
平王之庶長子也○馬融  
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  
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  
子西也

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峰**胡氏曰子  
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  
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  
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  
立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子曰太子壬驩  
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國順建善則治王順國  
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濟也濟  
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壬泰將來  
訕是速召讐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賂吾以天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  
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懼懼亡令尹子西



其後卒召白公云云白公

子木之子也名曰勝白邑

名也邑宰僭曰白公○史

記云惠王二年子西召故

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于吳

以為白公白公好兵下士

欲執仇而伐鄭子西詐而

未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

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

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石

乞等共殺令尹子西子恭

于朝因劫惠王王亡走白

公自立為王○通義金仁

山曰哀十六年傳曰楚太

子建遇讒在鄭適晉謀襲

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

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

欲召之葉公以為不可子

西召之使為白公請伐鄭

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

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惠王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與國人

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

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

問管仲云云揚明云人也言此人是個人品者○鄭申甫曰問管仲曰人也猶云這箇人極高而

公寧以與仲沒齒言其窮之久無怨言是心服管仲之功無怨恨之言○存疑云子產稱其愛也

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

都於媯音若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

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才耳

以致禍亂事見大學或問

外之之詞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

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曉

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

道集註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采

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

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

管仲也末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厚齋馮氏曰駢邑

盡得人道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

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仲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

之敢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

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

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仲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

之敢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

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

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仲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

之敢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

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

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仲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

之敢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

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

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仲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

之敢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

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

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仲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

之敢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

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



細註 秩秩荀子楊註云秩秩順序貞

集註 繫乎章圖云繫居代反大率也

章圖云右第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

也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

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雙峰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有

聞也新安陳氏曰繫乎平斛之物謂一人平等皆未

亡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已以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子產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

細註 伯夷隘柳下云云見孟子公孫丑篇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云處貧逆境也而能安于義命而無怨尤不平之心者為難處富順境也而能循乎義理而無驕奢侈肆之失者為易○燃犀解云此夫子就常情言以周公之富而不驕顏子之貧而無怨心何難易之別哉

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其大也○雙峰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補考宋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一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三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之弊言之曰伯夷隘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

可忽其易也宋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



細註 胡氏曰云云蒙引云  
重在人之常情上大全胡  
氏諸說人情俱不出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即處貧富之  
道而見衆人之常情

飯喫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  
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諸  
者○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  
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  
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  
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  
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  
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諸易貧而無怨難無怨  
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  
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  
非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  
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  
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  
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  
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峰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  
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

子曰孟公綽云云講述云子孟公綽為魯大夫夫子病其任之不當謂其優於趙魏老則不可為大  
夫明矣謂其不可為滕薛大夫則不可為魯大夫又明矣不言魯而言滕薛不顯斤之也或曰魯  
之衰弱與滕薛無異故託言之○直解云孔子說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入者必當因材而器使  
之如孟公綽為入廉靜寡  
欲而才幹則短本宜於簡  
而不宜於繁者也若使他  
做世家之長就是趙魏之  
大他也為之尚有餘何也  
家老之職惟端在謹以領  
率群僚而已公綽之廉靜  
寡欲固自優於此也若使  
他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國  
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一  
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  
才者不能○燃犀解馬培  
原曰借魯與滕薛以定公  
綽之品借公綽以定用人  
之法○朱以九曰公綽不  
欲可以鎮靜而為重臣不  
可當處而為任臣非貶公  
綽見魯失官人之道趙魏  
滕薛俱假借言之不可認

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諸而未  
子以樂對好禮淺淡可見  
此章示人以器使之意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

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

也滕薛二國各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

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新安

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則恬淡  
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  
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  
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



合攷云孟公綽仲孫氏字公綽魯大夫 趙魏燃犀解云趙氏與秦同出伯翳後飛廉五世孫曰造父善御周穆王賜之趙城遂為氏魏本畢公高之後姬姓武王封高子畢有畢萬者事晉獻公與趙夙共伐霍獲耿魏二邑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萬後為魏氏○正義曰趙魏皆晉卿所食木邑名也 家臣之長存疑云老是家臣之長統領眾職無幹理之繁但得個廉靜寡欲底人自足以勝之故曰為趙魏老則優 細註子言勝云云見勝文公篇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可見其才德

已則居其位有餘矣勝辭雖諸侯孟子言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峰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強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新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 則為棄入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入也言此則孔子之用入可知矣 南軒曰用入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入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子路問成人云云 燃犀解云若作似字等間看不作取法字知哲也勇以果敢之氣言藝以之德律之樂文之云者是致中和補偏矯弊勿任氣質使有禮樂之文○楊明云文當陶鎔字看之字指知廉勇藝禮樂就心上中正和樂說○通義云可者僅辭亦可則未至於僅也 集註武仲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統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統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莊子云云徵云下莊子魯大夫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下因以氏焉○通義金仁山曰荀子曰齊人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沛○史記列傳第十云陳軫曰下莊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此章見人以大成為貴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統 下沒 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 形旬 乎外則材全德備渾 上聲 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 兼四子之長而然 中正和樂 音洛粹然無復 扶又 偏倚駁雜之蔽 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



子刺虎素隱曰戰國策作  
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  
字莊子或作辨莊子

便德成云云蒙引云使德  
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  
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  
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  
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也  
○又云文見乎外文字不  
可與文以禮樂之文字同  
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  
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  
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由  
有文也若謂文之全是在外  
而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  
正和樂上渾然楊子  
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然  
中正和樂云云摘訓云中  
正與偏倚相反屬禮和樂  
與駁雜相反屬樂

春官四書大全

論語十四

廿七

無駁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

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

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  
夫子言外之意○問四子之

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見下  
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  
魯莊子赴鬪二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  
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矣○知而  
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  
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  
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  
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友以為亦可  
以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  
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然不待如此逐項

說矣○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  
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  
爾胡氏以為言下莊子蓋以况子路爾言有是下能  
而不能兼眾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為  
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  
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  
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  
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  
於成人矣○雙峰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  
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  
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雲峰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  
之知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  
有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  
滕髀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有為季氏聚  
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

論語十四

論語十四

廿七



曰今之成人云云揚明云然字指文之以禮樂○然屏解云危以處變言授命只是捨生不限定死二見字是於利害上見得透久要是平日自家期許非與人要約不忘是必踐平生即久要○四書千百年眼陳伯玉曰平生之言非止約信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久之時移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存疑云忠臣實心爲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爲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尤明白○蒙引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與人有舊約終不忘其平生之言○又云上文亦可以爲成人者對衆人而言也

然粹然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變其

生持以與入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

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

之次也雙峰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南

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

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程子曰知

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

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

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

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輔氏曰此亦舉

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也

集註天下之達德中庸二十章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孟子曰唯云云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註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形而無歉也 胡氏曰

云云徐岩泉曰今之成人節斷然是子路之言蓋其自負也如此 聞斯行先進篇云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終身誦

之子罕篇云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何足以臧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論成人之道

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

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

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 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 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

子問公叔云云燃犀解云夫子指文子不言笑取都是稱文子之行乎疑詞○直解云文子為令尹三年於民無取 集註公叔

文子圖史合攷云公叔文子名枝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說之曰衛多君子○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來為公叔氏謚法慈惠愛民曰文○通義吳氏程曰枝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公明姓云云燃犀解云公明賈是衛人事實無考

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殉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行如也若不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

稱之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云云然犀解云

告是指以不言等告夫子者過是言過其實時是當言之時然後言是言不妄發樂是遇可悅的事然後笑是不妄笑義是合理之宜然後取是不妄取其指文子然指時言樂笑義取如此豈其然乎豈文子固已能如此乎總是不輕然之意○覺路丘鞠懷曰其然信時言樂笑義取之詳曰豈其然乎破不言不笑不取之疑○蒙引云其然豈其然乎不可以上句為微疑下句為深疑蓋聖人詞氣含洪忠厚自如此○講述云豈字便有不然之意其字乎字尚是未必然之詞聖人語氣微婉忠厚類如此大全以其然為微疑豈其然為深疑蒙引非之○存疑云如時人所言只是一偏之士如公明賈所言乃時中之行也此豈文子所及故聖人疑之措之宜見中庸二十五章朱註既得於心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孟子公孫丑上篇之語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蓋疑之也問

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鱓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問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

細說孟子所謂文云云見梁惠王下篇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知人之明

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鱓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問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



子曰臧武仲云云蒙引云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此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然犀解云以是挾據的意求為後是請為魯君立他後嗣吾不信也決言其要君

集註

武仲得罪奔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為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即臧武仲武仲為之立紇為後是為季詩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為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上從已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來

告於魯曰紇非能為害也知不定也言使甲上從已但慮事淺耳苟守先祀敢不辭邑乃立其兄臧為為臧氏從武仲遂奔齊此事按左氏或代以他語寫直意又曰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為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傳註云季孫宿也無適妻之子公彌長又云庶出而長愛悼子又云即紇亦庶出而幼武子愛之

致大蔡又云以致於貢也不用又云不為天所弔物也納請又云請立後也

氏曰康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遺伯玉使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遺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者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而愛悼子之御謂公鉏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案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太蔡焉太龜出蔡因號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甲紇力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天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案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太蔡焉太龜出蔡因號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甲紇力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天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傳曰好知而不好學陽貨  
爲云好知不好學其蔽也  
蕩

楊氏曰云云存疑  
云楊氏誅意之說亦是爲  
他據邑以請其詞若順其  
意實有所狹當時之人  
未見得他意思故夫子聞  
之亦誅意之法也○蒙引  
云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在當時人未必知其要君  
也夫子是闡幽之意誅意  
之法明臣子之於君父不  
可干以不順所以正天下  
之大法也要處在以防二  
字誅意正在此非夫子不  
能爲此言○通義史氏曰  
范氏是直指其心而言楊氏是辨其迹之似而發其心之隱而言二說兼備至矣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誅其用意之奸

子曰晉文公云云  
道凡仗大義以服人心皆是不諱不尚詭詐也○又陳慧生曰既曰正而不諱夫子則無貶詞矣  
何必爲誅心之劍乎○顧太初曰正者正其行事也非大中至正之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  
功而言也○合喙云此見  
伯術不足尚也正諱是論  
其行事不論其心術若心  
術則皆不正矣夫子亦非  
是取桓公之不諱但以見  
晉文公之尤甚耳○發明  
云正而不諱者對晉文公  
而言曰心皆不正者對王  
者而言王者繼天理用  
事一切不用私智故曰王  
道本於誠意○淺說云自  
二公而論之晉文公則諱  
而不正觀其楚圍宋也則  
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掇楚  
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推二  
國之交比之齊桓公諱而  
不正也齊桓公則正而不  
諱觀其楚未服也則問以  
王祭不供而責以尊王之

齊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罪之大者也武仲之

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聲去而不奸學也慶源輔氏

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爲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  
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  
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楊氏曰武仲

里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  
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

而何如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  
先祀爲賢故夫子正之○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  
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

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爲  
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  
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  
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論古

晉文公名重平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詭也二公皆諸

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  
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

此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蔡  
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破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  
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此自地本一與中國之會而棄諸姬黨楚國故齊伐



義楚既服也則退師于召陵而責以知師之盟比之晉文公正而不譎也○揚升菴集四十五云桓文譎止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註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亦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集註**

晉文公云云圖史合攷云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獻公之子也

齊桓公又云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

執言通義吳氏程曰執言易師卦利執言程傳曰奉辭也

細語及諸侯諸侯陳蔡鄭許也

以力假仁孟子公孫丑上篇語彼善於此孟子盡心下篇云春秋

相及也也北壯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洗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管召康公命我先君大音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裏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春之茅包裏龜魚盛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於陘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於召陵文於召陵之地以聽楚成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

告急宋公孫固告急

楚始得曹曹初服楚

侵曹侵者無鐘鼓之師也

使子玉去宋子玉去宋所

謂釋宋圍者也

死春宛春楚大夫

君收一君晉侯也

臣取二臣謂子玉也

宋如晉告急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戌殺以通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去聲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



發其隱發明云註中  
隱字事跡之隱也二公之  
伯事之顯也人所知也○  
諸理齊曰隱非心術也指  
其事之止誦人不及知處  
若心術則皆不正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評論伯者而  
見其處事之不同

也食楚君 二君他事亦多類此  
新安陳氏曰上引二  
事以推 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慶源輔氏曰桓公責  
其餘 王不復一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  
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  
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  
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  
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  
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  
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猶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  
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  
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曰二公  
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  
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若粹  
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乎

子路曰桓公云云 燃犀解  
云糾是桓公之弟齊襄公  
之子仲忽將輔糾以定齊  
而桓殺之召忽子糾之臣  
死之不忘同事之情管仲  
亦子糾臣不死亡射鉤之  
恥脫掌阜之囚不死于難  
曰囚前敘事而以已意斷  
之故加一曰字未仁乎疑  
心之私而未仁○文林貫  
旨云死之是死子糾之難  
曰是子路之言○楊明云  
仁指理言子路疑其害理  
而未仁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糾居黜反  
平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  
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  
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夫戍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音基  
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生公子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



公繼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公子糾不自庶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召忽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殺之。及殺子糾於生竇，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音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

**得為仁也**

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為仁，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側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仇，謂相桓忍心，謂相可也，公從之。」

子曰：桓公九合，云云。然解云：九糾同，謂糾結之使，合以共尊周，以用也。大義眼之，不用攻戰，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仲、仲、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仲仁，重言以贊之。○講述云：五伯，桓文為盛，桓比文尤為近正焉。當時督率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人，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仲之利澤及人，即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意。如其仁，謂當時誰有如仲之仁，即微管仲，吾其被髮之意。一說謂忽之死，寧如仲之仁，未是也。○合

家云：如其仁，如其仁，言人不能知之也。泛指外國大夫言，不可以召忽來比。○王觀濤曰：誰如其仁，就春秋時說。○存疑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

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魯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於莒，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其仁

其仁

其仁



是事功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

使展喜犒師曰咎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盟莊大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大師兼主同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昭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

仁者又再言以深誣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

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

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四夫四婦之諒亦無也○宋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伯者之佐而稱其功仁以事功言

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宋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足以語此然彼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



子貢曰管仲云云燃犀解  
云非仁亦指忍心害理言  
與是疑詞○存疑云忍忽  
之失在於輔紂不在於死  
管仲之失在於輔紂不在  
於不死蓋紂不可輔二子  
不可以死可以無死也

子貢曰管仲云云燃犀解

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蔡氏曰：子路舉忽之  
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忘仁。天子各  
以神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  
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四夫四婦之諒，亦  
指忽而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  
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  
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  
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神無死節之義，  
反取神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因以箴之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此輩亦管仲之類與平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想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

子曰管仲相云云存疑云子貢罪管仲重在又相之故聖人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之○講述云  
匡正也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正華夷之分是謂一匡合至今人皆知臣之不可無君  
夷之不可謀夏總受管仲之賜被髮句不單承攘夷言當時若無管仲一匡之功則天下已無  
君臣華夷之名分就與夷  
狄一般此見管仲利澤甚  
大不可以為朱紱○燃犀  
解云到平今字是自管仲  
至孔子時之民受賜是受  
一匡之賜吾字猶言輩

匡正也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正華夷之分是謂一匡合至今人皆知臣之不可無君

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鼓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規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衽衣衿通義云衽音今本作衿衣系也即衽小帶

子貢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上聲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問

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宋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賞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



豈若匹夫云云白虎通云  
 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  
 其妻為耦陰陽相成之義  
 也○風俗通云一晝一夜  
 成一口一男一女成一室  
 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三疋  
 令人單衣故言定○煠岸  
 解云庶人無妾媵一夫一  
 婦相匹而已○又云夫婦  
 是無識見者○揚明云自  
 經是自益而死因投其尸  
 於溝瀆○瀆韻會云從谷  
 切說文溝也○通義許白  
 雲曰或問匹夫匹婦之為  
 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  
 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為而  
 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  
 圖後功既而果有霸功之效  
 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  
 豈知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  
 死不得其所哉予貢之問元  
 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  
 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予貢疑其非社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桓桓之有盜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集註程子曰桓公云云琅琊代醉編云朱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矣然左傳子糾實兄小白實弟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子糾朱子之言豈未詳考且要之夫子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還是只是取其功焦旁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糾為小白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特避就以為之諱耳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臣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金予糾為公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手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予糾之母

諒小信也經緯豈計反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管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白經於溝瀆○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管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于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字以實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文皆子糾為兄與魯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按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觀兩次字兄弟之序可見○通義且氏程曰按程子以糾為桓弟而杜預謂之庶兄蓋杜氏本公數莊等書而程子據春秋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殺弟之語程謂春秋單書糾而小白係以齊與桓十年書突書鄭忽同例故糾但稱魯納而小白從國逆書入是則小白之立正而糾不當立明矣豈非薄昭之語得其實耶左氏經於糾上誤有子字之加幸公穀傳註可訂也

愚謂管仲有功云云鳳洲筆記卷二曰自程叔子之以為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陽曰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叔子之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取其反正也愚以為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氏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庶子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預注曰子糾小白庶兄也魏史公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為兄何以不當有齊管仲何以稱知非而反正也且身傳子糾與小白戰以競齊不勝而死之何辭也夫子以攘夷尊周之功大而不責其死曰仲傳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為隱太子官臣則不然高帝令之也當是時可以迂而為他官或下移而為秦齊之國屬且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始玄成

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寓州大字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各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主責徵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王即秦

**王闈問也** 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

**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 輔太宗則不以相掩可也 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宋子

曰前說非是可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之爭為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為不死之末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



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工助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已玄成門之蹠血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神之射鉤也秦王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歸唐而為秘書丞已使黎陽陷竇建德遂為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始建德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伯者之佐而稱其功仁以事業言仲非仁者而有仁者之功

公叔文子云云蒙引云大夫僕本公叔文子之家臣故曰云云同升諸公者文子薦之同升也○燃犀解云臣是文子家臣大夫是後權為大夫僕是其名也事實無考○又黃維章曰此節書法

最高未嘗言文子所荐而荐者之賢自見○合喙云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曰大夫者自後來而亦書法○子聞之曰云云考實云按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中飢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听衛國之政修其班列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謚貞惠文子此文子謚之故也不是為君僕之故夫子因他又有此一事故云莫論文子別事之可稱○燃犀解云聞之是文子沒後夫子聞此荐僕之事文指心事光明言○存疑云文子之謚文不在於薦僕聖人聞其薦僕之事而稱其無愧文也○集

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神之不死過於死也故嘗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可於害仁耳○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

臣家臣公公朝音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見公治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洪氏曰家臣之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

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雙峰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

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講述云夫以已之私臣而荐於公朝是不蔽賢也以家臣之賤使與已同升是不忌賢也即此一事便順理成章故曰可以謂文矣文



是成章只順理二字所謂

錫民爵位與三善俱不必

入講洪氏曰云云蒙

引云洪氏註文子三善總

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

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

許之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

稱其進賢之美

子言衛云云鼎商云言私

議也○圖史合攷云衛靈

公名元衛襄公子其先康

叔之後也○合喙云無道

相彘倫失序紀綱不祗等

事○王觀濤翼註云子言

靈公無道蓋所言不一記

者約其大旨如此○圖解

云是字指無道

孔子曰仲叔云云蒙引云

本文仲叔圍二句主衛靈公用

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

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

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新安

陳氏曰說者以文子得諡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

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饌之時非身後也諡

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爾此

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諡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

美事故稱此一事實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

取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諡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其才胡氏曰圍即敏學好

問者賈即問與竈者

鮀即以後免於今世者如圍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

後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

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

有奉奉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爾

○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

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敗盟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

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邊豆靜

嘉牲牲肥臚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

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

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

集註雖未必云云蒙引云

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

用只取其能也



詩曰無競云云朱傳云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用之效

子曰其言云云燃犀解云言是無忌憚言語不惟是無羞愧心為是行難是不能行其言○又云不是要人緘口結口正要人竭力去做事以免此內愧○存疑云凡人有必為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慚愧而不敢輕言如是則所言者皆所能行而為之也易矣若放口大言如曰我欲為堯我欲為舜略不慚愧恐我這箇行不得此是全無必為之志不自度其能行與否而胡亂說出全不思這個原我行不得底如何行得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教人謹言以為行為之本

陳成子云云蒙引云崔子弑齊君陳成子弑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矣○燃犀解云首標陳成子書謚書則恒之終于失討可知這足記者書法成子云云圖史合攷云陳恒又名常謚曰成子陳完之後也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燃犀解云完奔齊改陳為田故陳成子是為田成子簡公合攷云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說苑云簡公有臣闕止公寵之田成子憚之御鞅諫公曰闕田不可並也請擇焉弗聽田常果攻子我於庭弑簡公於舒州簡公喟然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也

見聖人不可以其所短棄其所以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其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

子曰其言不作則為之也難太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其能否矣欲

踐其言豈不難哉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為而言而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

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

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闕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



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雖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

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

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其君

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殺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孔子沐浴云云燃犀解云沐浴是積誠以感動之意陳恒即陳成子弑其君見理法所不容披雲新說云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孔子未嘗一日而忘魯請討陳恒在春秋絕筆後可見其雖衰之甚猶欲行周公之道也

集註請哀公

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哀公之不能討三子之不欲討聖人豈不知之沐浴而生行其義爾

公曰告云云燃犀解云使夫子告孟孫叔孫季孫分明魯君亦假聖人以整三子意勿作君權不振看

孔子曰以吾云云燃犀解云知君之意出而自言○先進篇云以吾從大夫之後宋註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君曰告云云揚明云此句是孔子述君之言欲使三子亦知君冷臣共

之三子告云云燃犀解云告兼此以陳恒弑君魯公命討之言○文林貫目云不可見三子不從其請意○合喙云三子正幸成子之成以張已之勢不欲自去其黨也故不可其請也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

告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集註所以警之者深蒙引  
云自當時觀之孔子此請  
亦無益矣自今日觀之孔  
子此請至今猶足以寒亂  
賊之膽而析其不臣之心  
且在當時三家聞之亦能  
無凜凜乎故曰其所以警  
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云云知新日錄高中玄曰左氏所記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顧所舉如何耳如所舉非  
義不待言矣誠為義亦必  
用力而后能濟則力皆義  
也子待三軍則誰與曰必  
也臨事而慎好謀而成者  
也若不審彼己不量勝負  
而徒曰義舉迄無成事聖  
人固不若此迂也蓋當是  
時孔子豈徒較於還以此  
可克之勢歟魯君冀其肯  
為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  
非義也後世儒者但言義  
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  
義而豈知聖人以義用其  
力以力成其義乎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以

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  
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

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  
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  
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天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  
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  
則是可否之權決于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  
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  
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  
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  
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  
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  
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  
匡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

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  
以吾已致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  
為君卿大夫者當○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

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

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

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

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惜哉



胡氏曰春秋云蒙引云  
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章  
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  
爲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  
不及也此言不必附集註  
○丹鉛錄九云孔子沐浴  
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則可  
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  
如胡氏之言則不啻於君  
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不知此理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救亂之意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  
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  
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太惡  
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謀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  
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  
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  
強奚以爲哉固不啻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  
下之公義爲中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  
衆人之腹爲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  
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  
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  
而朝敬其事以上天意也

**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

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問程子以爲必告之  
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  
秋先主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  
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不知此理也

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  
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  
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  
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  
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  
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  
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  
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峰胡氏曰  
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  
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  
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  
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新安陳氏曰  
沐浴而朝蓋欲齋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  
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  
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  
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



子路問事云云揚明云勿

字禁止之詞○脈云勿字

要看得細勿欺是事君第

一義須說得濶欺君乃自

欺也勿欺從誠意工夫來

就事君上說犯只勿欺中

一事○蒙引云勿欺也泛

言犯之指諫諍言○又云

子路好勇多是強其所不

知以為知者如使門人為

臣一事亦是欺則勿欺固

子路所不足者○徐岩泉

曰人臣非真有致王之忠

自是不敢犯何則利害之

念易萌也則不能犯顏○

徐傲茲曰勿欺犯忠以用

其直也必使吾之精白而

可孚於君則其犯也為信

而後諫不至徒觸人王之

怒耳不然以暴揚君過為犯即自負忠而不知已大不忠矣○淺說云人臣之事君也必盡吾心之誠而無懷欺罔之心如進言于吾君也則必盡其心以為之而始終夷險不敢以二其心至于君有過也則犯顏極諫務宜力于吾君也則必盡其心以為之而始終夷險不敢以二其心

欲其君之向道而後已雖言出于口而身就戮不顧也面折庭諍必欲其君之志行而後已雖朝秦疏而夕敗斥不恤也能如是則專君之道得矣

○疑問云范註犯非子路所難而勿欺為難時說皆從之以愚慮見季氏之惡孰大於欲伐顛也子路曾不出一言是犯亦子路之所難者但不可平對耳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鄒陽宋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明事君之道

子曰君子云云燃犀解云

達者足此通彼之謂各就所向言○解醒云上達下達之君子小人亦不可以公私言道形而上者全德之君子其所達者在道一技之小人其所達者在藝此則大受小知之別也如曰流於汗下則不得謂

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問子路

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欺耳采子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怨地否曰是焦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天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天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

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偽言不直

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令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

是欺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

汙音下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

此章見君子小人体之真

論語十四

三十一



之達矣○瑯琊代醉十一  
云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  
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  
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  
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  
身之業故曰下達矣

集註曰進乎高明云云蒙  
引云達一也朱子於上達  
則曰進下達則曰究上下  
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  
義○又云天理本自高明  
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  
理故曰進於極仁極義極  
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  
本自汗下也小人徇乎聲  
色貨利之人欲故曰究於  
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汗下  
之地矣高明汗下者貼本  
文上下字曰進曰究貼本  
文達字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

子曰古之云云宜照解云為者殫精竭已之謂○甲第云為已只在身心上做工夫不求人知意  
為人只是外面粉飾○蒙引云此章先要認箇學字然後及於為已為人之辨孔子之時學者所  
學之事尚是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同○淺說云古之學者務內而不務外務實  
而不務名道未明也則致  
致焉以明其道德未立也  
則齊壹焉以進其德惟知  
為已而已今之學者務外  
而不務內務名而不務實  
道未明也則汲汲焉欲見  
知于人德未立也則汲汲  
焉欲求知于世惟知為人  
而已

云講述云程子曰古之學  
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吾  
以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  
仕者為已其學為已則其  
仕必為入其學為人則其  
仕必為已此與成物喪已  
之說互相發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鄱  
陽朱氏曰此章即人為學  
之心而歎世俗之衰

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  
汗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  
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  
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  
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  
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  
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汗下上達下達  
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  
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  
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汗矣並流於苟賤之域則  
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南軒張氏曰  
上達者及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  
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下  
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  
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已欲得之於已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輔氏曰為已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  
之於已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  
之於已欲得於已者收斂篤  
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已

子兩段不同○朱子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  
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能  
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  
為那人不得未後連已也喪了

愚按聖賢論學者  
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



者於此明辨而曰省下章同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

從矣宋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

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

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

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

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

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

學也為己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

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蘧伯玉使云云蒙引云使入如云官人又如云官之也又如云友之類所以通問也

蘧伯玉云云蘧伯玉傳詳見人物考圖史合攷等

孔子居云云事出史記見序說

孔子與之云云燃犀解云何為是問也用心何如欲是心下要如此出是退而就館○王維山粹

言云寡過只就心過說玩

註一猶字可見○存疑云

過有三念慮之差過也言

語之差行事之差亦過也

故曰心過口過身過○蒙

引云使者出蓋出就歇處

○知新日錄尤西川曰使

乎使乎與其知學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於春反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

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雲峰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

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

而常加

克治也

論語十四

三八



按莊周云云蒙引云伯王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歲歲  
變新也伯玉行年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  
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子  
亦適然之謬○通義許白  
雲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  
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  
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  
心既能化於理則自然覺  
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為  
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  
年之非者愈進矣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稱羨下偽  
能知君子之心

謂淡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

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遠伯

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與

屈同之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回

滯○雙峰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

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

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

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

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

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

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

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

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淡有得於聖賢為已

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峰饒

氏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深長學者常存此

心乃進德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

不謂己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

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

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

○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侯其出而稱之者南宮适

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侯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

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

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考宋氏公遷曰



子曰不在云云章圖云右  
第二十七章都陽朱氏曰  
此章以分限言

曾子曰君子云云燃犀解  
云思是心中思慮位是止  
境不出是還其無思之境  
○四書千百年眼鄭孩如  
曰此位字曰以素位之位  
言富貴貧賤等位是也然  
此言原出艮卦象辭以吾  
心之真位言象所謂止其  
所之所字中庸所謂知三  
之止字由此言之思不出  
位之位就休言性也素位  
之位就用言性之所率也  
○脉云此章與素位不願  
外不同要看思字思止於理而便是不出其位即天理之所也君子身之所處正其所心之所  
處亦止其處○會心朱以九曰從心所欲不踰其矩矩即位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節即位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以分限言

以時然後言以下三章稱父子則是以德行之  
美贊之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之一疑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  
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  
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蓋

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

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南軒張氏曰位非獨  
職位大而君臣父子

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  
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  
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  
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  
則為出其位矣○雙峰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  
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  
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闊如為人子則思孝  
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  
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峰胡氏曰艮止也思  
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曰如之何如之  
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  
不可過吾未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一則因文子三  
思而言一則為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  
示戒也



子曰君子恥云云知新日

錢高中玄曰言而過其行是謔言也故君子恥之猶云恥躬之不逮也○合喙云言非可恥慮不能行故常以為恥過有勤勵意行豈可過必求願言故常欲其過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言行之當然

子曰君子道云云文林貫

員云此章明言行之當然○燃犀解云君子即下仁智勇之人道即成德之道無能言沒有一件做得

集註自責以勉人蒙引云自責以勉人也此一句不可等閑看有聖人猶憂况學者乎之意蓋此二者在夫子猶以為未能而自責則學更當何如其猛於用力鄙此句要存以字與下文自貶以深抑之之例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宋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易放故當行難盡故當過○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峰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解見子罕篇○宋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

子貢曰云云燃犀解云自道自言也是夫子自道其本体○揚明云自道猶云夫子自說自己的話蓋已契聖心之虛體矣勿作謙辭○蒙引云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二者蓋緝紳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直解云自道者此乃夫子自言其實有者如是耳而乃以為未能蓋聖不自聖之心○鼎商董思白曰自道只不自知其能若說夫子謙已故自道是知其能而假為不知也豈所以為聖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

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曰為

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

覺軒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解

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並而答以此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詞自

論語十四

四十一



成德之序言達德又曰中庸之智仁勇是以三達德教人此章之仁智勇是不敢以三達德自許

子貢方人云云燃犀解云方人是比较人品學問高低意○甲第云賢者指自治有餘言○揚明云乎哉疑詞非是指為賢○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賢乎哉不是許他夫子謂賜也將以此為賢哉君子之學只在反已自脩之不暇而何暇友人註雖亦窮理之事不是○鼎齋云賢以自治有餘言不暇以自治不足言暇字是學者大病聖賢惟且不足何有暇日夫子抑子貢只個無暇字要玩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為學用功之失子曰不患云云燃犀解云不已知是知已之學不能是學問不到處○文林貫貫云不能是不能進德修業意○圖解錢希聲曰不日知已而日已知全是自己精神十分透徹然後從而應以

賢之空谷傳聲萬川映月舍自己便不能作影响矣  
註此章凡四見學而云云欲其自反而人之賢否里仁云云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云云衛靈公云云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及時自脩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子曰不逆詐云云四書十百年眼王陽明曰此是夫子教人致良知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覺人之詐與不信也千古正脈古道破○存疑云逆德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自貶以淡抑之○謝氏曰

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簡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此章責弟子為學用功之失  
子曰不患云云燃犀解云不已知是知已之學不能是學問不到處○文林貫貫云不能是不能進德修業意○圖解錢希聲曰不日知已而日已知全是自己精神十分透徹然後從而應以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句而文皆有異新安陳氏

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所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

一言而已也○雲峰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論語十四

四十二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朱子曰凡抑字皆言雖不逆

不德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

君子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

不德。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音扶不逆不德而卒為小

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朱子曰逆詐是那人不會詐我先揣摩道那人

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

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

集註自然先覺會心父應我曰若有意求覺即逆億矣有意與逆億爭先即後矣朱註自然先覺之字妙不足觀也已泰伯篇曰其餘不足觀也已

章圖云右第三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誠者之明

微生畝云云燃犀解云栖

栖是依依然求親于人如鳥亦枝不去之貌無乃與何為字相照應依如依佛依傍之依上為媚悅以求合也無乃二字非直指夫子為依設依之一字以探其可為栖栖之意若果依則無不合矣又何以栖栖○講述云栖栖猶云依東依西依謂好口阿入取容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栖栖非長傍人之謂乃言其周流不定之意依字註訓作口給悅人微生亦是箇有意思的人豈有以悅入疑未予及謂其多口說以求合取

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為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為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先覺為賢者理明故也。○雙峰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峰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微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盍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四

四十二



集註微生姓云云圖史合

攷曰通志氏族略云微生氏猶今人曰某生也微生畝魯武城人或曰微生高之族

齒德孟子公孫丑下云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

義兵氏程曰依依親附不捨之意

孔子曰非敢云云燃犀解云非敢應無乃字疾是惡固是固執不通果于忘世意○知新日錄李南黎曰疾固是聖人自疾非疾微生之固也非敢為佞二句當平看言吾固非敢為佞以求合而亦無樂於固守以抱高仕止久速付之無可無不可耳

章圖云右第三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隱者之詞而見聖人憂世之心

微生姓敵名也敵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蓋有

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

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

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淡矣

慶源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疑夫子之言雖恭而淡○雙峰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故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

口給取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敵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

亦奚足尚哉

無其德雖自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一者雖不

子曰驥不稱云云燃犀解

云不稱其力不在任重致遠之力○講述云驥能千里豈不有力然所以名為驥者却在力而在德德調良則驥不齟不蹄易於控御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

又論頌曰書人



或曰以德云云淺說云人之有怨於我者吾則棄其怨而以德報之何如

許白雲曰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其易為大於其細

可闕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曰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真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雙峰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入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子曰何以報德燃犀解云何以是反詰辭有報施不得其平意以直報云云知新目錄高中玄曰問以直報怨何以曰直曰知証據羊之非直則知直矣曰以直報怨固有道焉依註所云乃泛然之理非以為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取舍一於至公而無私矣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怨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

直而已矣講述云以直報怨至公也依蒙引說理當愛取者即愛取之而不念其怨理當憎舍者即憎舍之而不避其嫌全不于著怨上是謂至公存疑謂不當愛取者是不當報便不報理當憎舍者是不當報便報之此說猶是私意疑問云不枉天理曰直一殷是怨有怨之小者理直當忘之不報可也有怨之大者如不共戴天不共同



國不反兵之類理直當報之報之以是理可也是之謂以直報怨若說愛憎取舍於理而無私將何以施之無怨無德者耶云云○通義許白雲曰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讎然也兄弟交遊之讎亦然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讎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朱子答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仇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怨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置輕重於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且如我當進退人才之狂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又曰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

矣○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為君子乎故夫子不許通義東嘉史氏曰集註是就事上說怨有不讎有一字便見當仇而仇不當仇而不仇之意而或問雙峰之說皆已該於此一字之中矣所謂一字當百千字者即此是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論報施之道而見聖人公平仁厚之心

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

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

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新安陳氏曰讎

報者不以仇也怨有不

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芳服如造化之簡易

易竝去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問以德報

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

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

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

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

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

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

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

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

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

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

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

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

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

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

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



子曰莫我知也夫燃犀解  
云莫我知是心下有獨知  
之契在没人曉得文林  
貫旨云也夫二字有慨嘆意

○蓋是李啓子以心悟學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  
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  
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  
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  
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  
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  
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  
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  
矣雙峰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  
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  
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  
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  
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

子曰莫我知也夫燃犀解  
云莫我知是心下有獨知  
之契在没人曉得文林  
貫旨云也夫二字有慨嘆意

子貢曰何為云云蒙引云此發字與下文故特語以發之發字不同  
事明日行一善事久則自然知天立命而萬境洞然矣行明云知我者其天句猶云默契耳言  
我心與天相為默契而又  
孰得而知哉存疑云天  
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  
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則其  
理與之相契故人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天若作理說  
不是理無知何謂能知聖  
人知新日錄徐岩泉曰  
人事中有天理是上達○  
蔡熾曰曰下學上達非二  
層下學是人事上達是天  
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  
非下學是下學上達是上  
達亦非下學之功已畢而  
後能上達無時無處不是  
下學功夫便無時無處不  
是上達學問可見可為可  
思皆下學也而不可見不  
可為不可思之至理即此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咎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  
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  
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淡味其語意則見其中  
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朱子曰不尤  
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末之遠而末之近此固無異於  
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



而寓便是上達無精粗亦無先後也是下學只在上達中非下學之外別有一層上達也○林子曰聖人之心與天通矣故曰知我其天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一動天地也可不慎故故一行之有愧心是一行之得罪於天地也一言亦然也朱子曰勿求人知而求天知是之謂也○通義金仁山曰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天字似不同上意左言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與及細玩集註中却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淺說云吾之所為初無驚人可喜之事而致人之知也彼窮通得喪係乎天者也人或不得乎天則必怨

天也則不得于天而不敢怨于天用舍予奪係乎人者或合于人則必尤人吾則不尤人亦不敢尤於人但知盡其在己而已如理有未知也則即物以窮其理而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則反躬自責以踐其實而力行其所當行然事中有理不外事吾能即物以窮其理將見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致久則馴致於豁然貫通之地吾能反躬以踐其實將見踐履且熟則契悟日深久則漸進下知性知天之境吾之所為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如此然則知我者其惟入乎蓋天者理而已我所為一循乎天而不敢違乎天如此知我者非天而何

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知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己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為一自然無所怨尤

**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

住了如子欲無言子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會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問

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



云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學以知言

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白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太底要理會其他却不。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太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

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斯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下。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未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入事之卑眾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



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也。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者似乎只是恁地平易，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

細說 充虞又云云見孟子公孫丑上篇

公伯寮想云云會心考云  
公伯寮魯人，列代皆為聖人弟子，而從祀，追我朝程敏政奏考，正祀典，以寮不見家語，且翹守路，非聖人之徒，遂罷其祀。○燃犀解云：定公十三年，子路為宰，謀毀三都，收其甲兵，故季孫貜費、叔孫、陽、郈皆子路之謀也。公伯寮想之，蓋以此故。孟子不踰成子路，遂去仕衛。○合喙云：加以勢位言，謂操生殺之權。○蒙引云：夫子固有志於公伯寮言，其心為寮所惑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若果如所云，則子路之得罪於季孫者，將益多矣。不知如何。

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通考：朱氏可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為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聞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

○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慙志於公伯寮焉方猶能肆諸市朝

論語十四 朝音



集註公伯寮云云圖史合

攷云史記公伯寮即申繆

字子周或云魯人子服

氏云云人物備考云子服

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孟

氏文庶孟獻子生孝伯孝

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

伯生景伯肆陳尸正義

曰秋官卿士職云協曰刑

殺肆之三日鄭玄曰肆猶

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經

陳其尸曰肆也

氏曰大夫云云應劭說也

子曰道之將行云云燃犀解

云道將行自入有用我之

机言命也指氣數之通言

道之將廢此句泛說分指

察說命也指氣數之塞言

○又云命非于路之命亦

非夫子之命乃國家氣運否泰相關之命○脉云命以氣數言行廢夫子只說道與命並不說及

自家○存疑云言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察固不能使之廢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其實非察所能廢

○蒙引云上二句且虛說不必因謝氏說便以察之想不行爲道之將行以察之想行爲道之將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未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

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

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

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

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想讒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凡言命者皆爲衆人

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

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

有命又下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

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爲天理

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

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

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

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

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

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

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鄰

陽朱氏曰此章明處患難

之道而以命決之命以氣

言

廢若如此說如何再說得公伯寮其如命何一節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蓋命以氣言聖人則以理爲主惟道之安而命由我出何待決於命

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是爲衆人設也

聖人不言命

凡言命者皆爲衆人

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

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

論語精義

卷四



細註孟氏於臧倉云云見  
梁惠王下篇

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察者義之激也夫子  
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于  
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主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  
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  
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  
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臧倉墮屏費者子路也公  
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  
禍福計而為吾道與廢計然子路景伯欲肆察於市  
朝而孔子以為察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懸於  
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察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  
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氏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  
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  
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  
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新安陳  
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察不能使之廢使察之愬得行  
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察哉

子曰賢者避世揚明云賢者是不忘天下之人此二字貫下辟世是隱居待天下之清次是又一  
等之意○然犀解云辟與隱不同隱則一意隱避辟則隱之中而不果于隱尤有不忘天下之心  
辟世非高隱所以待天下之清也○通義史氏曰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特以身老則衰故  
志有不遂矣沮溺則果於  
忘世樂與鳥獸同群而以  
辟世之士自居蓋知之不  
明耳非天子所謂賢者之  
辟世也○蒙引云三箇次  
字愚意只就世地色言上  
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  
然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  
得

子曰賢者避世揚明云賢者是不忘天下之人此二字貫下辟世是隱居待天下之清次是又一  
等之意○然犀解云辟與隱不同隱則一意隱避辟則隱之中而不果于隱尤有不忘天下之心  
辟世非高隱所以待天下之清也○通義史氏曰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特以身老則衰故  
志有不遂矣沮溺則果於  
忘世樂與鳥獸同群而以  
辟世之士自居蓋知之不  
明耳非天子所謂賢者之  
辟世也○蒙引云三箇次  
字愚意只就世地色言上  
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  
然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  
得

其大辟地然犀解云其大  
只是又一等意次遇也非  
次賢也辟地所謂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也

去亂國云云脉云註去亂  
適治治字活看蓋此邦明  
知其亂而彼邦尚未可知  
故適之以圖行道若真有  
治邦則辟世者亦當出矣

○子曰賢者辟世  
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子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  
者不可必在  
我者不可必也

○子曰賢者辟世  
此章重讀世道之衰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辟紂而居東  
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  
聲邦如百里奚  
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如蘧靈公顧斐雁而  
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論語下四  
卷之六



細註如百里云云見孟子萬章上篇

其次辟色燃犀解云色禮自也接遇之禮懈知其意不在我也

靈云云見史記孔子世家其次辟言燃犀解云言者與君議論不合也

註以靈公問陳為有違言恐非本旨只是要扯來填這一腔子耳違言是言不相合也違忤也靈公問陳孔子是見得他已無道復志戰伐是等殺他不足與有為故去之耳非有所忤

細註如衛靈問云云見衛靈公篇

註非有優劣以人品言

章圖云右第三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

###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

程子曰四者雖以

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問四者固非優

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養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厚齋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為之撫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往志也

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

雲峰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

子曰作者七人矣淺說云君子之出處視乎世道之盛衰世道之盛衰驗于君子之出處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矣亦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燃犀解云何與辟異彼乃迴避此則奮然決去無意入世也七人言其多也

○又云數其人而不實指其人正有傷世而不忍言之意正有感其人而不忍暴之意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承上章起下條作與辟不同辟者擇地擇時擇君辟而有待作則謂天下無可為之時無可處之地無可事之人而遠引以去不復出矣正指晨門荷等沮溺之徒

○又姚承菴曰作與隱不同隱偕伏而不出作見幾而去也

○莫中江曰作乃見幾而作隱然天地閉賢人隱之感慨也七字當活看猶云十分中去七分也

○湯海若曰夫子非與其見幾有憂世憐才意

○正義曰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蓀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

###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章亦憂世之一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繫矣

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漢索者不淡

索之則失之累者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繫所謂當漢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







平州平陰縣西二十五里，  
山上有石門東西相向，可  
通行，相傳爲子路宿處。  
通義金仁山曰：趙善舉與  
地攷云：石門在今東平之  
境。○圖史合攷云：或曰石  
門在齊北盧縣故城，西濟  
水之門。皇甫謐《高士傳》  
石門守者，魯人亦遁世不仕，  
自隱，姓名守石門，王晨昏  
開閉。

章圖云：右第四十一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記隱者之  
詞，以見高世文行。  
子擊磬云：蒙引云：當時  
自是衰世，而孔子憂世之  
心不能一日忘，故於其擊  
磬也，愛世之心寓焉。○圖  
史合攷云：磬以石爲之。  
又皇圖要紀曰：帝嚳造鐘磬，又三禮圖云：磬股廣二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筭，篋謂之編磬。  
通義金仁山曰：磬，編磬也，以玉爲之。○講述云：有心哉擊磬乎！只一句讀言，有心於世哉！斯人  
之擊磬乎？蒙引存疑，俱兩句讀言，斯人有心於世哉！看他擊磬便見語氣似截斷。○鼎商云：有心

**則揭**  
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經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  
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  
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  
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

虛說，不是贊詞，口氣猶云：當此之時而猶有心於天下，如此擊磬之人乎。

**集註** 蕢草器也。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蒙引云：蕢草器也。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便是可用，以  
盛物者，且與孟子我知其不爲蕢也相協，蓋蕢似履也。

荷蕢者，亦云。皇甫謐《高士傳》云：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  
既而曰云云，燃犀解云：既者，已然之詞。鄙鄙陋，無通達之識，莫已，知上下無交，莫知其道。○文林  
貫旨云：斯已，猶言即止。

**集註** 經石聲云：通義金仁山曰：此時夫子擊磬，必是聲堅重而節數，故有有心之譏。○鼎商  
云：薛敬軒云：經石是就磬聲中聽出他堅確的意思。

以衣涉水云：爾雅刑昺疏云：以衣涉，曰厲。此衣謂禪也。言水深，至於禪以上，爲涉，繇帶  
以下，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燃犀解云：脫去衣涉水曰厲，以手摳衣涉水曰揭。○通義吳氏程曰：  
披爾雅註，則以衣之衣，上衣也。攝衣之衣，下裳也。以衣者，謂釋下裳而以上之單衣，涉水也。○許  
白雲曰：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  
而過，皆水深不可提，既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

衛風云：詩衛風匏有苦葉，首章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朱傳云：此刺淫亂之詩，  
云云，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子曰果哉云云，燃犀解云：果哉，言荷蕢者此言何，其果於忘世哉！信如此果於忘世，亦不難，但我  
不肯爲耳。此正是擊磬的本心，不可說聖人欲爲其難。○知新日錄姚承菴曰：夫子說果哉末之  
難矣，不是嘆荷蕢之果，只明自家心事。若云要如此果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忘不得吾  
身，亦欲爲世用云耳。詳觀夫子與沮溺丈人微生等言，皆只明自家心事，並不曾刺人。○又鄭甲  
甫曰：果哉二句，言果若子所云哉，亦何難之有，直指前而鄙哉所言。

**集註** 視天下云：蒙引云：視天下猶一家，兼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又切於一  
家矣。



章圖云右第四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隱者之詞而見聖人憂世之心

子張曰書云云蒙引云考之書其說命上篇云玉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此便是書云云了不必要有成語朱子不解書何篇者以其無成文也○又云諒陰若依孔氏胡氏邢氏則諒為信陰為默而於不言二字為重複矣當依覺軒蔡氏說○又云大註云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此與覺軒註不同蓋未定之見○燃犀解云不言是不發號令

集註高宗云云燃犀考云高宗商王名武丁中興賢君也○會心云武丁即位殷大治故載於書中而高之謂之高宗  
諒陰天子云云通義吳氏程曰諒陰按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為信默與下文二年不言語意重複未是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為梁廡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商廡後不及既練之亞室而遂梁廡總該二年亦不通矣故傳註以為未詳陰與闇其義一也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廡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覆之柱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廡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柩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云云燃犀解云何必猶云不獨古之人凡高宗以前的君皆然指三年不言君即上古人君薨天子之死○四書千百年眼云古人兼天子諸侯說

亦無所難矣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聲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淡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淡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集註高宗云云燃犀考云高宗商王名武丁中興賢君也○會心云武丁即位殷大治故載於書中而高之謂之高宗  
諒陰天子云云通義吳氏程曰諒陰按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為信默與下文二年不言語意重複未是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為梁廡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商廡後不及既練之亞室而遂梁廡總該二年亦不通矣故傳註以為未詳陰與闇其義一也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廡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覆之柱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廡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柩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諒問

陰之說宋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在家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一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廡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梁謂之梁闇讀如鴉鵲之鵲闇謂廡也即倚廡之廡儀禮剪屏柱檟鄭氏謂柱檟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百官亦兼王國侯國之臣  
說○通義金仁山曰此章  
當從禮記曰子張問曰云  
云孔子曰古者天子崩王  
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家語  
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  
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  
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  
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  
也慶白虎通云諸侯  
曰薨薨之為言奄也奄然  
亡也

也刑昴疏云按周禮天官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以佐王治邦國叙官云乃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掌  
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  
之屬太宰卿一人鄭注引  
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  
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至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  
焉則謂之家列職於王則稱大家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  
章云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云云

章圖云右第四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居喪之禮  
子曰上好禮云蒙引云上上好禮則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殷施無一步離了禮如此則禮  
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矣達於下則各安其分矣以禮驅之何不可使君自家不好禮而但  
以禮驅人則所令及其所  
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  
未言○然犀解云上字泛  
就為政者言禮字包得廣  
凡自一身矩度以及庶政  
品節皆是易使是知其分  
所當為而易于制馭不是  
役使○宜照解云禮王各  
分一邊說精神全在一好  
字上欲人主以身作則之  
意  
章圖云右第四十四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為治之  
本而見禮之效  
子路問君子云云文林貫  
旨云君子指聖德言○然  
犀解云問君子之道如何  
子曰脩己以敬云云燃犀  
解云已非昏昧則放逸須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音宰

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

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

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

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

入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

邪雙峰饒氏曰彼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

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

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

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

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此句出於禮運故民易使慶源輔氏

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

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

使之達雙峰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

之○雲峰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

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

民自上好禮自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

從命不以勢九強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敬者始終之要

敬者始終之要

敬者始終之要

敬者始終之要

敬者始終之要

敬者始終之要



要修以敬者常提儆若思

光景為主于內既不使昏

昧又不使放逸則非僻無

由入而養成此精明之體

已纔得修整停當真是君

子提宗學問○文林貫目

云敬是戒慎意脩已猶云

把敬來脩已○存疑云敬

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

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

於爾動皆此敬也合內外

者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皆

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

之脩以至於百姓之安皆

此敬也

如斯云云文

林貫目云斯字指修已以

敬言

曰修已以安人

燃犀解云修非空修一已

便是無眾寡無亦大無敢

慢之意故修已時節安人時也

已獨也人則眾矣

百姓也百姓則盡天下之人

○合喙云修已以安百姓安百姓不出脩已之外二以字最緊緊○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以安百姓猶已以安人

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已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

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豈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

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

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

極治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

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目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也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目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也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目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也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目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也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目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也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目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也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目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也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目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也

要修以敬者常提儆若思

光景為主于內既不使昏

昧又不使放逸則非僻無

由入而養成此精明之體

已纔得修整停當真是君

子提宗學問○文林貫目

云敬是戒慎意脩已猶云

把敬來脩已○存疑云敬

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

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

於爾動皆此敬也合內外

者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皆

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

之脩以至於百姓之安皆

此敬也

如斯云云文

林貫目云斯字指修已以

敬言

曰修已以安人

燃犀解云修非空修一已

便是無眾寡無亦大無敢

慢之意故修已時節安人時也

已獨也人則眾矣

百姓也百姓則盡天下之人

○合喙云修已以安百姓安百姓不出脩已之外二以字最緊緊○

所以為聖人矣

宋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

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

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已以敬則其事皆了○問修已

以敬曰敬者非但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

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修已以

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

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

蓋言修已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

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

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已以敬之

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耶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

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已以敬貫徹上下包

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

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已之餘而敬

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已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

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

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

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已以敬則其事皆了○問修已

以敬曰敬者非但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

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修已以

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

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

蓋言修已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

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

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已以敬之

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耶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

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已以敬貫徹上下包

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

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已之餘而敬

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已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

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

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

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已以敬則其事皆了○問修已



集註 篤恭云中庸三十  
三章字也 上下一云

云存疑云上下於恭敬  
上指君下指臣民上能修  
己以敬則下而臣民皆感  
之而恭敬而上下於恭  
敬矣上下於恭敬尚在安  
百姓天下平上

自位云中庸第一章云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  
體信達順此四字禮運語  
○蒙引云體信達順都在  
敬字內兼採用言○通義

胡雲峯曰體信者此敬之存於中而真實無妄也達順者此敬之達於外而周流無間也  
聰明云云易繫辭及中庸字○蒙引云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也  
章圖云右第四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見王敬之功效

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  
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  
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  
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  
之遠則指其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  
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  
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  
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  
見決非君子不  
足以為之也

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  
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記禮運四靈以為畜  
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

靈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  
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饗帝

朱子曰上下於恭敬這却是上  
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

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  
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  
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  
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  
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  
出是自然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  
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問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  
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峰饒氏  
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是一事初無大小  
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新安陳氏  
曰天子為見子路勇躁輕視修己以敬之言故推極  
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驚恭敬之極功以發明  
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



原壤夷俟云正義曰夷  
踞也俟待也原壤聞孔子  
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  
子也○又說文云踞踞也  
踞即坐也禮揖人必違其  
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  
子責之○文林貫旨云無  
述是無善行可稱述意賊  
指乱常欺裕意○燃犀解  
云死休息也至老而傲心  
猶不肯休息○韓退之筆  
解云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為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其為賊又指其足脛使  
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集註原壤云云人物考云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  
伯之後孔子故人也

章圖云右第四十六章鄙  
陽宋氏曰此章孔子待故  
人之道

而程子乃言上下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  
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  
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  
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  
功用無窮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體  
而言亦曰專言之者得熙敬止是聖學之極功恭已  
篤恭是致治之極功修己以敬則徹上徹下之道也  
又曰恭已以正南面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皆以敬之功用言恭已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  
一身氣象恭敬之心是本心著見者餘則因其著見  
而充積之者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  
之淺椽原壤登宋曰久矣子之不託於竟也歌曰狸  
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踞踞音存也雙

饒氏曰踞踞鴟鳥好踞故謂之俟待也言見孔子來  
而踞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  
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  
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足骨也孔子既  
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復勿踞踞然朱



關黨童子云云會心考云  
論語通考謂孔琬與叔仲  
會少孔子五十歲夫子每  
孺子之二子待左右執筆  
記事所謂童子者疑即斯  
人矣○四書徵云新序曰  
孔子居關黨關黨之子弟  
收漁分有親者得多通氏  
族略云關氏風俗通謂關  
黨童子之後○燃犀解云益進益者指童子

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  
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喪母而  
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  
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氏舜舉曰聖人之接物  
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  
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幼壯  
孝弟者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為壽幼  
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貶風俗故名其為賊  
壤良可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此章見學不可無諫  
與平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

集註龍異禮部韻云異奇也與異同舉也合也

子曰吾見云云燃犀解云  
居位居先王之位二其字  
俱指童子○存疑云吾見  
其居於位是居於正位不  
隅坐○微言云先生非師  
也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  
非求益者燃犀解云言其  
無謙下之心不是求益的  
人  
欲速成者也合喙  
云欲速成是欲速進於成  
人之列以與先輩齒非是  
欲速成於學也○存疑云  
欲速成者無首再之心有  
躐等之心不止童子之位  
欲進於成人之列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孔  
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  
循隨行循隨行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之  
役觀長上少去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非寵而異之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  
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



之。心。鳥。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微。情。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犬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慶源輔氏曰求益則侵長而不知欲速則極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爲先而又以躡等爲戒○雲峰胡氏曰原壤老而爲賊是從幼不遜求來今童子得以馴豚其氣而閑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終



